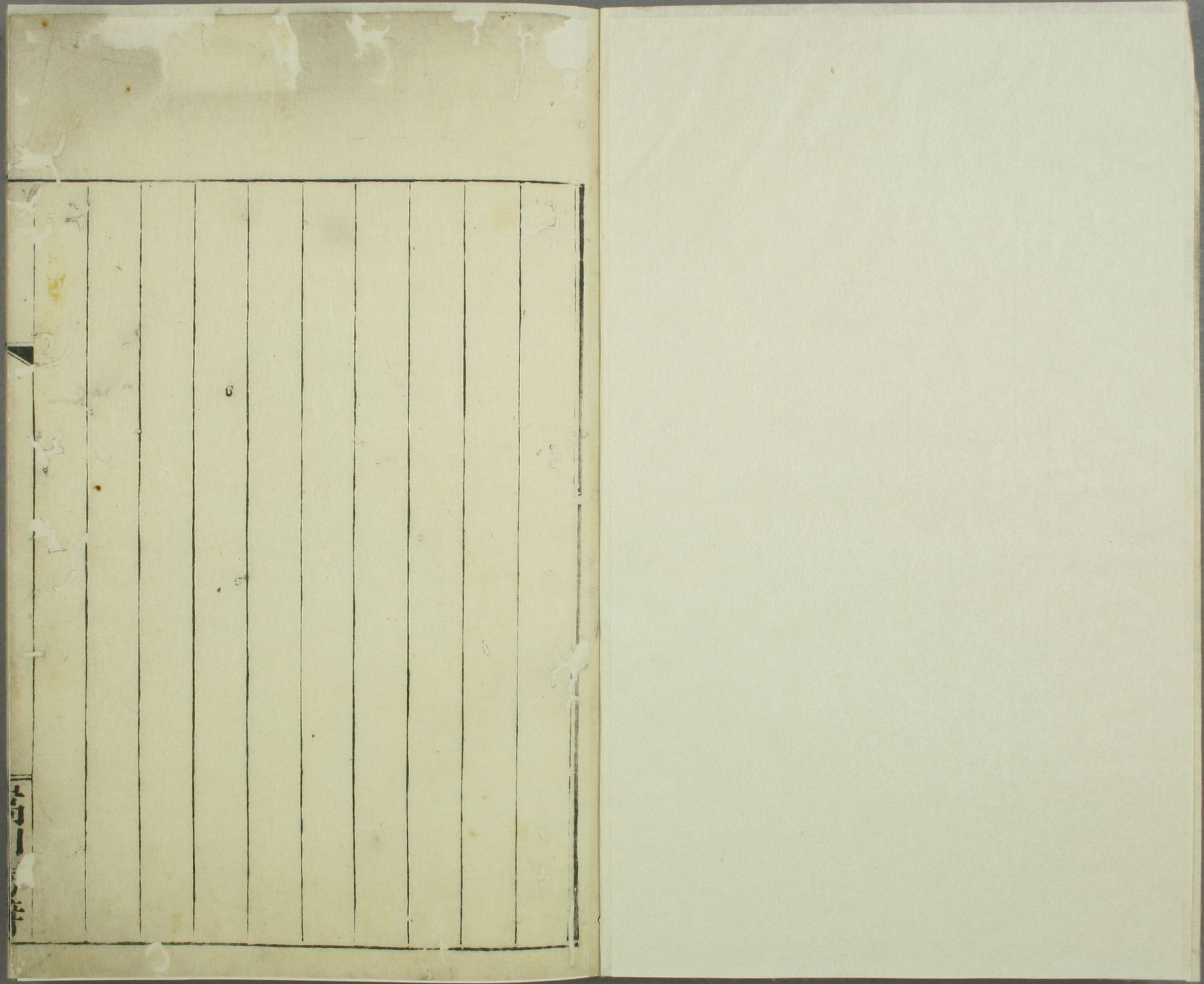


服部文庫
417
2083





117
2083

陳註
補本

德行



容有問陳季方。足下家君太丘。有何功德。而荷天下
重名。季方曰。吾家君譬如桂樹生泰山之阿。上有萬
仞之高。下有不測之深。上為甘露所霑。下為淵泉所
潤。當斯之時。桂樹焉知泰山之高。淵泉之深。不知有
功德與無也。

王戎云。與嵇康居二十年。未嘗見其喜愠之色。康別傳曰。

康性含垢藏瑕。愛惡不爭於懷。喜怒不寄於顏。所知
王濬。沖在襄城。面數百。未嘗見其疾聲。朱顏。此亦方
中之美範。人倫之勝業也。文章敘錄曰。康餘注別
以魏長樂亭主婿。遷郎中。拜中散大夫。見補本。

劉道真嘗為徒。注別見補本。扶風王駿。虞預晉書曰。駿字子臧。宣

帝第十七子。好學。至孝。晉詔封扶風王。鎮關中。為政最
常。侍魏齊王。詔晉受。封扶風王。鎮關中。為政最

按此事出補本
賞譽注

美亮贈武王西士思之但見其碑以五百疋布贖之贊者皆拜之而泣其遺意如此

既而用為從事中郎當時以為美事

郗公值永嘉喪亂在鄉里甚窮餒鄉人以公名德傳

共飴之公常攜兄子邁及外生周翼二小兒往食鄉

人曰各自饑困以君之賢欲共濟君耳恐不能兼有

所存公於是獨往食輒含飯箸兩頰邊還吐與二兒

後並得存同過江注別見補本中興書曰鑿兄子邁

軍郗公亡翼為剡縣解職歸席苦於公靈牀頭心喪

終三年周氏譜曰翼字子卿陳郗人祖奕上谷太守

而十

周璵罷臨川郡還都未及上住泊青溪渚永嘉流人

康時陳留尉氏人也祖父和故安令又震司王丞相

往看之注別見時夏月暴雨卒至舫至狹小而又大

漏殆無復坐處王曰胡威之清何以過此即啓用為

吳興郡注別見

王長豫為人謹順事親盡色養之孝注別見丞相見

長豫輒喜見敬豫輒嗔注別見長豫與丞相語恒以

慎密為端丞相還臺及未行嘗不送至車後恒與曹

夫人併當箱篋長豫亡後丞相還臺登車後哭至臺

門曹夫人作麗封而不忍開王氏譜曰導娶彭

桓常侍聞人道深公者桓曰此公既有宿名加先達

知稱又與先人至交不宜說之注別見補本

晉簡文為撫軍時注別見補本所坐牀上塵不聽拂見鼠

行跡視以為佳有叅軍見鼠白日行以手板批殺之

撫軍意色不說門下起彈教曰鼠被害尚不能忘懷

今復以鼠損人無乃不可乎

王僕射在江州為殷桓所逐奔竄豫章存亡未測徐

晉紀曰王愉字茂和太原晉陽人安北將軍坦之次

子也以輔國司馬出為江州刺史愉始至鎮而桓玄

楊佺期舉兵以應王恭乘流奄至愉無防惶王綏在

都既憂賊在貌居處飲食每事有降時人謂為試守

孝子中興書曰綏字彥猷愉子也少有令譽自王渾

比位至中書令荆州刺史桓玄敗後與父愉謀反伏誅

孔僕射為孝武侍中豫蒙眷接烈宗山陵孔時為太

常形素羸瘦著重服竟日涕泗流連見者以為真孝

子續晉陽秋曰孔安國字安國會稽山陰人車騎愉

第六子也少而孤貧能善樹節以儒素見稱歷侍

孔文學有二子大者六歲小者五歲晝日父眠小者

牀頭盜酒飲之大兒謂曰何以不拜答曰愉那得行

禮

鍾毓鍾會小有令譽注別見補本年十三魏文帝聞之語

言語

按此事出補本注

其父鍾繇注別見曰可令二子來於是救見毓面有

汗帝曰卿面何以汗毓對曰戰、惶、汗出如漿復

向會卿何以不汗對曰戰、慄、汗不敢出

嵇中散既被誅向子期舉郡計入洛文王引進問曰

聞君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對曰巢許捐介之士不

足多慕王大咨嗟注別見

諸葛靚在吳於朝堂大會注別見孫皓問卿字仲思

為何所思對曰在家思孝事君思忠朋友思信如斯

而已

元帝始過江注別見謂顧驃騎曰寄人國土心常懷

慚榮跪對曰臣聞王者以天下為家是以耿毫無定

處帝王世紀曰殷祖乙從耿為河所毀今河東皮氏

九鼎遷洛邑春秋傳曰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今之偃師是也願陛下勿以

遷都為念

顧司空未知名詣王丞相丞相小極對之疲睡顧思

所以叩會之顧和別傳曰和字君孝吳郡人祖容吳

之族人也必振衰族累此吾家因謂同坐曰昔每

聞元公顧道公協贊中宗保全江表鄒粲晉紀曰導

政皆決之中國將亂勸帝渡江求為安東司馬體小不

安令人喘息丞相因覺謂顧曰此子珪璋特達機警

有鋒

會稽賀生體裁清遠言行以禮賀循別見不徒東南之美

爾雅曰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實為海內之秀

溫嶠初為劉琨使來過江于時江左營建始爾綱紀

未舉溫新至深有諸慮既詣王丞相陳主上幽越社

稷焚滅山陵夷毀之酷有忝離之痛溫忠慨深烈言

與泗俱丞相示與之對泣敘情既畢便深自陳結丞

相亦厚相酬納既出懽然言曰江左自有管夷吾此

復何憂史記曰管仲夷吾者穎上人相齊桓公九合

大集賓客見之溫公始入姿形甚陋合坐蓋驚既坐

天下不可以無主聞者莫不踴躍植髮穿冠王丞相深相付託溫公既見丞相便游樂不住曰既見管仲無復憂

王敦兄含為光祿勳注別見敦既逆謀屯據南州含

委職奔姑孰鄧粲晉紀曰初王導協贊中興敦有方

含南奔武昌朝王丞相詣謝中興書曰導從兄敦

第二十餘人旦司徒丞相揚州官僚門誠倉卒不

知何辭顧司空時為揚州別駕援翰曰王光祿遠避

流言明公蒙塵路次羣下不寧不審尊體起居何如

孔廷尉以裘寒從弟沈孔氏譜曰沈字總度會稽山

廬卿沈至琅沈辭不受廷尉曰晏平仲之儉祠其先

邪江文學

人豚肩不掩豆。猶狐裘數十年。

劉向別錄曰晏平仲台嬰東萊夷維人事

齊靈公莊公以節儉力行重於齊禮記曰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君子以為儉也又曰晏子一狐

裘三十年晏子焉知禮注豚俎實也豆御復何辭此徑尺言併豚之兩肩不能掩豆喻少也

於是受而服之。

謝仁祖年八歲。謝豫章

別見

將送客。爾時語已神悟。

自參上流。諸人咸共歎之。曰：年少一坐之顏回。仁祖

曰：坐無尼父。焉別顏回。

注別見補本

初熒惑入太微。尋廢海西。

晉陽秋曰泰和六年閏十一月熒惑守太微端門十一

月大司馬桓溫廢帝為海西公。晉安帝紀曰桓溫於枋頭奔敗。知民望之去也。乃屠袁真於壽陽。既而謂

初起曰足以雪枋頭之恥乎。超曰未厭有誠之情也。公六十之年。敗於大舉。不建高世之勳。未足以鎮厭

民望。因說溫以廢立之事。時溫簡文登阼。復入太微。

帝惡之。

徐廣晉紀曰咸安元年十二月熒惑逆行入太微。大微至二年七月猶在焉。帝懲海西之事。心

甚憂時郝超為中書在直。

注別見補本

引超入曰：天命脩

短。故非所計。政當無復近日事。不超曰：大司馬方將

外固封疆。內鎮社稷。必無若此之慮。臣為陛下以百

口保之。帝因誦庾仲初詩。

庾仲初征詩也

曰：志士痛朝危。忠

臣哀主辱。聲甚悽厲。都受假還東。帝曰：致意尊公家

國之事。遂至於此。由是身不能以道匡衛。思患預防。

愧歎之深。言何能喻。因泣下流襟。

續晉陽秋曰帝外壓疆臣憂憤不得

志在位二年而崩

簡文在暗室中坐。召宣共至。問上何在。簡文曰

某在斯。時人以為能。論語曰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曰告之曰

某在斯。歷告坐中人也。注。王謂劉曰。卿更

王長史與劉真長別後相見。注別見。王謂劉曰。卿更

長進。答曰。此若天之自高耳。語林曰仲祖語真長曰

爾何由測天之高也。謝萬作豫州都督。新拜。當西之都邑。相送累日。謝疲

頓。於是高侍中往。壽松別見。徑就謝坐。因問卿今仗節

方州。當疆理西蕃。何以為政。謝粗道其意。高便為謝

道形勢。作數百語。謝遂起坐。高去後。謝追曰。阿郵故

廣有才具。阿郵崧小字也。謝因此得終坐。

顧長康拜桓宣武墓。作詩云。山崩溟海竭。魚鳥將何

依。宋明帝文章志曰愷之。人問之曰。卿憑重桓乃尔

哭之狀。其可兒乎。顧曰。鼻如廣莫長風。眼如懸河決

溜。春秋考異郵曰距不周風四十五日廣莫風。或曰

聲如震雷。破山決如傾河。注海。

范甯作豫章。中興書曰甯字武子慎陽縣人博學通覽累遷中春郎豫章太守。八日

請佛有板。眾僧疑或欲作答。有小沙弥在坐末曰。世

尊默然。則為許可。眾從其義。

王中郎甚愛張天錫。問之曰。卿觀過江諸人。經緯江

山房辛

山房辛

山房辛

左軌轍。有何偉異。後來之彥。復何如中原。張曰。研求

幽遠。自王何以還。因時脩制。荀樂之風。荀顛荀勗修定法制樂則

未王曰。卿知見有餘。何故為符堅所制。張資涼州記曰天錫明鑒

聲穎發英答曰。陽消陰息。故天步屯蹇。否剝成象。豈足

多譏。

謝景重女適王孝伯兒。二門公甚相愛美。謝女譜曰重女月鏡

適王子愔之謝為太傅長史。被彈。王即取作長史。帶晉陵

郡。大傅已構嫌孝伯。不欲使其得謝。還取作咨議。外

示繫維。而實以年向之。及孝伯歿後。太傅繞東府城

行散。丹陽記曰東府城。西有簡文。為命。晉王時策東則孝文。王道子府。道子領揚州。仍佳先舍。故

俗稱僚屬悉在南門。要望候拜。時謂謝曰。王甯異謀。

東府僚屬悉在南門。要望候拜。時謂謝曰。王甯異謀。

阿甯王恭小字也云是卿為其計。謝曾無懼色。歛笏對曰。樂

彥輔有言。豈以五男易一女。太傅善其對。因舉酒勸

之曰。故自佳。故自佳。

桓玄義興還後。見司馬太傅。已醉。坐上多客。問

人曰。桓温來欲作賊。如何。晉安帝紀曰温在姑孰。諷

袁宏具其草以示僕射王彪之。曰。聞其疾已篤。可以此事語人邪。安徐向其計。彪之曰。聞其疾已篤。

且可緩其事。安桓玄伏不得起。謝景重時為長史。舉

板答曰。故宣武公黜昏暗。登聖明。功超伊霍。紛紜之

議。裁之聖鑒。太傅曰。我知。即舉酒云。桓義興勸

卿酒桓出謝過檀道亨論之曰道子可謂易於由言謝重能解紛紜矣

桓玄詣殷荊州殷在妾房晝眠在右辭不之通桓後

言及此事殷云初不眠縱有此豈不以賢易色也

孔安國注論語曰言以好色之心好賢人則善

桓玄向羊孚孚別見何以共重吳聲羊曰當以其妖

而浮

謝混向羊孚何以器舉瑚璉混別見補本論語子貢問由賜也何如子曰汝

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鄭玄注羊曰故當以為接神之器

桓玄既篡位後御牀微陷羣臣失色侍中殷仲文進

曰注別見當由聖德淵重厚地所以不能葺時人善

既曰妖浮那得共重若謂輕詆則可耳

群醜獻諛讀之嘔噦那得

政事

之

陳仲弓為太丘長時吏有詐稱母病求假事覺收之

令吏殺焉主簿請付獄考衆女仲弓曰欺君不忠病

母不孝不忠不孝其罪莫大考求衆女豈復過此

陳元方年十一時候袁公曰問曰賢家君在太丘

遠近稱之何所履行元方曰先父在太丘彊者綏之

以德弱者撫之以仁恣其所安久而益敬注別見袁

公曰孤往者嘗為鄴令正行此事不知卿家君法孤

孤法卿父檢衆漢書袁氏諸公未知誰為鄴令故闕其文以待通識者方曰周

公孔子異世而出周旋勸靜萬里如一周公不師孔

此又似排調
輕詆殊不與
政事

子亦不師周公

山公以器重朝望年踰七十猶知管時任補本見貴

勝年少若和裴王之徒並共宗詠有署閤柱曰閤東

有大牛和嶠鞅裴楷鞅王濟剔剔不得休王隱晉書曰初濤領

之吏部潘岳內非之密為作謠曰閤東有或云潘尼作

賈充初定律令充別見補本晉諸公贊曰充有才識

侍裴楷共定料與羊祜共咨太傅鄭冲注別見冲曰

臯陶嚴明之百非僕閤懦所探羊曰上意欲令小加

弘潤冲乃粗下意續晉陽秋曰初文帝命荀勗等更秀

成帝在石頭晉世譜曰帝諱祿字世根任讓在帝前

戮侍中鍾雅晉陽秋曰讓樂安人諸任之古衛將軍

劉超孫封臨沂慈鄉侯遂家焉父微為瑯邪國上將

軍超為縣小吏稍遷記室掾密東舍人忠清慎密為

不通賓客家無擔石之儲討王敦有功封零陽伯石

義與太守而受拜及往還朝莫有知其慎默如此

大將軍帝泣曰還我侍中讓不奉詔遂斬超雅雅別

蘇峻逼主上幸石頭雅與出超並侍帝側匡事平之

後陶公與讓有舊欲宥之許柳許氏譜曰柳字季祖

峻父猛吏部郎劉謙之晉紀曰柳妻祖允魏中領

罪後以兒思妣者至佳諸公欲全之許氏譜曰若全

若全

嵩山房

嵩山房

思妣則不得不為陶全讓於是欲并宥之事奏帝曰讓是殺我侍中者不可宥諸公以少主不可違并斬二人

山遐去東陽王長史就簡文索東陽云承藉猛政故

可以東陽記云遐字彥林河內人祖濤司和靜致治徒父簡儀同三司遐歷武陽王友東

陽太守王僧彌傳曰山遐為東陽風政嚴苛多任刑殺

郡內苦之惇惇意東陽以仁恕懷物遐感其德為微損

王大為吏部郎嘗作選草臨當奏王僧彌來聊出示

之禿別見僧彌得便以己意改易所選者近半王大

甚以為佳更寫即奏

殺仲堪當之荊州王東亭問曰德以居全為稱仁以

不害物為名方今宰牧華夏處殺戮之職與本操將

不乖乎殷答曰臯陶造刑辟之制不為不賢古史考曰庭堅

號曰臯陶舜謀臣也舜舉孔丘居司寇之任未為不

仁注別見

何平叔注老子始成詣王輔嗣見王注精奇迺神伏

曰若斯人可與論天人之際矣因以所注為道德二

論注別見

阮宣子有令聞太尉王夷甫見而問曰老莊與聖教

同異對曰將無同太尉善其言辟之為掾世謂三語

文學

掾衛玠嘲之曰一言可辟何假於三宣子曰苟是天
下人望亦可無言而辟復何假一遂相與為友見補

裴散騎娶王太尉女婚後三日諸壻大會裴避別見

流人名術字夷甫當時名士王裴子弟悉集郭子玄

在坐挑與裴談子玄才甚豐贍始數交未快郭陳張

甚盛裴徐理前語理致甚微四坐咨嗟稱快注別見

王亦以為奇謂諸人曰君輩勿為尔將受困寡人女

壻

衛玠始渡江見王大將軍並別見因夜坐大將軍命

謝幼輿注別見玠見謝甚說之都不復顧王遂達旦

微言王永夕不得豫玠體素羸恒為母所禁尔夕忽

極於此病篤遂不起玠別傳曰玠少有名理善易老

時友歎曰衛君不言言必入真武昌

孫安國往殷中軍許共論往反精苦客主無間左右

進食冷而復煖者數四彼我奮擲塵尾悉脫落滿餐

飯中賓主遂至莫忘食殷乃語孫曰卿莫作強口馬

我當穿卿鼻孫曰卿不見決鼻牛人當穿卿頰續晉

曰孫盛善理義時中軍將軍殷浩擅

王逸少作會稽初至支道林在焉孫興公謂王曰支

何至作對罵

道林拔新領異。曾懷所及。乃自佳。卿欲見不。王本自
 有一往雋氣。殊自輕之。後孫與支共載往。王許王都
 領域。不與交言。須臾支退。後正值正當行。車已在門。
 支語王曰。君未可去。貧道與君小語。因論莊子逍遙
 遊。支作數千言。才藻新奇。花爛映發。王遂披襟解帶。
 留連不能已。支法師傳曰。法師稱十地。則知頓悟於
 勝成味。其音旨道賢論。以七沙門。比竹林七賢。
 道比向秀。雅尚莊老。二子異時。風尚玄同也。
 殷中軍讀小品。釋氏辨空經。有詳者焉。有略者焉。下二
 百籤。皆是精微。世之幽滯。嘗欲與支道林辯之。竟不
 得。今小品猶存。高逸沙門傳曰。殷浩能言名理。自以
 有所不達。欲訪之於道。遂邂逅。不過

精字恐當作積

此亦豈是木
理于談

深以為恨。其為名識。賞重如此。之在焉。語林曰。浩於
 佛經。有所不了。故遣人迎林公。林乃虛懷。欲往。王右
 軍駐之曰。淵源思致。淵富既未。易為敵。且已所不解。
 上人未必能通。縱復服從。亦名不益高。若佻脫不合。
 便喪十年所保。可不須往。林公亦以為然。遂止。
 于法開始與支公爭名。後精漸歸支。意甚不分。遂遁
 跡。剎下遣弟子出都語。使過會稽。于時支公正講小
 品。開戒弟子。道林講比汝至。當在其品中。因示語攻
 難。數十番。云舊比中不可復通。弟子如言詣支公。正
 值講。因謹述兩意。往及多時。林公遂屈。厲聲曰。君何
 足復受人寄載來。名德沙門題目曰。于法開才辨。從
 開初以義學著名。後與支道
 有競。故遁居剎縣。更學醫術。

康僧淵初過未有知者恒周旋市肆乞索以自營忽

往殷淵源許值盛有賓客殷使坐與寒温遂及義

理語音辭旨曾無愧色領略廣舉一往參詣由是知

之注別見

謝公因子弟集聚問毛詩何句最佳過稱曰謝玄小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公曰訏謨

定命遠猷辰告辰大雅詩也鄭玄注曰猷圖也大謀定命

謂正月始和鄙謂此句偏有雅人深致

殷中軍孫安國王謝能言諸賢悉在會稽王許殷與

孫共論易象妙於見形其論略曰聖人知觀器不足

應不可為典要故寄物迹於六爻六爻周流唯化所

適故雖一畫而吉凶並彰微一則失之矣擬器託象

而慶咎交著繫器則失之矣故設八卦者蓋緣化之

影迹也天下者寄見之一形也圓影備未備之象一

形兼未形之形故畫二儀之道不與乾坤語道合意

坤齊妙風雨之變不與繫坎同體矣

氣干雲一坐咸不安孫理而辭不能屈會稽王慨然

歎曰使真長來故應有以制彼即迎真長孫意已不

如真長至先令孫自敘本理孫麈說已語亦覺殊不

及向劉便作二百許語辭難簡切孫理遂屈一坐同

時拊掌而笑稱美良久

司馬太傅問謝車騎惠子其書五車何以無一言入

玄謝曰故當是其妙處不傳莊子曰惠施多方其各

五車其道并駁其言不

嵩山房料

中謂卵有毛雞三足馬有卵大可為羊火不熱目不
見龜長相蛇丁子有尾白狗黑連環可解此勝人之
口不能服人之
心蓋辯者之困也

殷中軍被廢徙東陽大讀佛經皆精解唯至事教處
不鮮事教謂若五陰十二入四諦十遇見一道人問
所籤便釋然

羊字弟娶王永言女字弟輔也羊氏譜曰輔字幼仁
郎輔仕至衛軍功曹要及王家見婿字送弟俱往時

永言父東陽尚在王氏譜曰訥之字永言琅邪人祖
詔之歷尚書左殷仲堪是東陽女婿亦在坐曰仲堪

娶琅邪王臨字雅善理義乃與仲堪道齊物莊子啟
之文字英彦

難之羊云君四番後當得見同殷笑曰乃可得盡何
必相同乃至四番後一通殷咨嗟曰僕便無以相異
歎為新拔者久之

提婆初至為東亭第講阿毗曇出經敘曰僧伽提婆
朗有深鑒符堅至長安出諸經後渡江遠法師請譯

阿毗曇遠法師阿毗曇叙曰阿毗曇心者三藏之要
領詠歌之微言源流廣大言綜衆經領其宗會故作

者以心為名焉有出家開七字法勝以阿毗曇源流
廣之曰心別撰斯部凡二百五十偈以為要解
號之曰心別撰斯部凡二百五十偈以為要解

師曰阿毗曇者晉言大法也道標法始發講坐裁半僧
彌便云都子曉即於坐分數四有意道天便就餘屋
自講提婆講竟東亭問法罔道人曰法罔族弟子都

評以上以玄理
論文學文章
纂出一條從
根始蓋一目
中復分兩目
也

未解阿弥那得已解所得云何曰大略全是故當小

未精覈耳出經敘曰提婆以隆安初遊京師東亭侯

發義與王僧彌一聽便自講其明義易啓人心如此未詳年卒

桓南郡與殷荊州共談每相攻難云己見補本

文帝嘗令東阿王七步中作詩不成者行大法應聲

便為詩曰煮豆持作羹漉菽以為汁其在釜下燃豆

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深有慚色東晉別本見補

劉伶著酒德頌意氣所寄俗別見補本又載酒德頌

夏侯湛作周詩成湛別見補本湛集載其叙曰周詩

不篇有其義而亡其辭示潘安仁曰此非徒温

雅乃別見孝悌之性其詩曰既殷斯虔仰諒洪恩夕

鳴在門學恭潘因此遂作家風詩岳家風詩載其

誨夙夜是敦也成

孫興公作庾公誄袁羊曰見此張緩于時以為名賞

袁氏家傳曰喬有文才

庾仲初作揚都賦成以呈庾亮以親族之懷大為

其名價云可三二京四三都於是人競寫都下紙

為之貴謝太傅云不得尔此是屋下架屋耳事擬

學而不免儉挾王隱論揚雄太玄經曰玄經雖妙

簡文稱許掾云玄度五言詩可謂妙絕時人續晉陽

此未詳恐有誤

註意引此以
非簡文
註理為得

有才藻善屬文自司馬相如王褒揚雄諸賢世尚賦
頌皆體則詩騷傍綜百家之言及至建安而詩章大
盛逮乎西朝之末潘陸之徒雖時有質文而宗歸不
異也正始中王昶何晏好莊老玄勝之論而世遂貴
焉至過江佛理尤盛故郭璞五言始會合道家之言
而韻之詞及太原孫綽轉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續
而詩騷之體益矣詢綽並為一時文宗
自此作者悉體之至義熙中謝混始改

孫興公云潘文淺而淨陸文深而蕪

袁彦伯作名士傳成宏以夏族於初何平叔王輔嗣
為正始名士阮嗣宗嵇叔夜山

巨源向子期劉伯倫阮仲容王濬仲為竹林名士裴
叔則樂彦輔王夷甫庾子嵩王安期阮千里衛叔寶

謝幼輿為見謝公笑曰我嘗與諸人道江北事特

作狡獪耳彦伯遂以著書

王東亭到桓公吏既伏閣下桓令人竊取其白事東

亭即於閣下更作無復向一字續晉陽秋曰瑛學涉
通敏文高當世用事

宜桓

桓玄下都羊孚時為兖州別駕從京來詣門牋云自

頃世故睽離心事淪蕩明公啓晨光於積晦澄百流

以一瀉桓見牋馳喚前云子道子道來何遲即用為

記室參軍孟昶別見為劉牢之主簿續晉陽秋曰牢之

以將顯又適征虜將軍牢之沈毅多計數為謝玄參

軍符堅之役以驍猛成功及平王恭轉徐州刺史桓

玄下都以為牢之為前鋒行征西將軍玄至

歸降用為會稽內史欲解其兵奔而縊死詣門謝見

云羊族、百、賴卿

魏文帝受禪陳羣有憾容帝問曰朕應天受命卿何

方正

蜀山房辛

華歆以虛名
居首揆陳群
以心齋當新
朝猶為此大
言寧不為荀
或地下所笑
乎註猶知所
以臨川以入
方正不亦幸
乎

以不樂群曰臣與華歆服膺先朝今雖欣幸化猶義

形於色華歆譜敘曰魏受禪朝臣三公以下並受爵

久不懌以向尚書陳群曰我應天受命百辟莫不說

喜形於聲色而相國及公獨有不怡者何邪群起

亦懼陛下實應見憎帝乃大說歎息良久於是遂重

諸葛亮之次渭濱關中震動魏明帝深懼宣

王戰乃遣辛毗為軍司馬魏志曰毗字佐治穎

既與亮對渭而陳亮設誘譎萬方宣王果大忿將欲

應之以重兵亮遣甸謀覘之還曰有一老夫毅然仗

黃氍當軍門立軍不得出亮曰此必幸佐治也晉陽

諸葛亮寇于鄙據渭水南原詔使高祖拒之亮善撫

御又戎政嚴明且僞軍遠征糧運艱澁利在野戰朝

廷每聞其出欲以不戰屈之高祖亦以為然而擁大

軍禦侮於外不宜遠露怯弱之形以虧大勢故秣馬

坐甲每見吞併之威亮雖挑戰曹公之利朝廷慮高祖不

勝忿憤而衛尉辛毗冒鎧之臣帝乃使毗仗節為高

祖軍司馬亮果復挑戰高祖乃奮怒將出應之毗仗

節中人臣雖擁衆千石而屈於王人者益加勇銳識者

也之類

杜預之荊州頓七里橋朝士悉祖王隱晉書曰預字

史大夫延年十一世孫祖畿魏太保父恕幽州人漢御

刺史預智謀淵博明於治亂常稱立德者非所企及

立功立言所庶幾也累遷河南尹為鎮南將軍都督

荊州諸軍事鎮襄陽以平吳勳封當陽侯預無技藝

輒能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而每有大事預以賤好豪

晉書

杜元凱子載
名士揚清倚
貴戚為豪此
何是為方正

羊琇何物與
王愷為戚里
爭富者乃亦
以慢鎮南為
方正耶叔則
名士渠何獨
不去

世王克癡話
世以阮宣子
論無思故附
會此說註引
論衡有意

嵩山房林

俠不為物所許。楊濟既名氏雄俊，不堪不坐而去。王八

故事曰：濟字文通，弘農人。揚駿弟也。有才識，累任太子太保，與駿同誅。須臾和長輿來。

問楊右衛何在。客曰：向來不坐而去。長輿曰：必大夏

門下盤馬，往大夏門。果大閱騎，長輿抱內車，共載歸

坐如初。

杜預拜鎮南將軍，朝士悉至，皆在連榻坐。語林曰：中

還。不與元凱共坐，預征吳。獨榻，不與賓客共也。時亦有裴叔則、羊祜、舒後至。

曰：杜元凱乃復連榻坐客，不坐便。羊琇別見補本杜請裴追

之。羊去數里，住馬。既而俱還，杜許。

羊忱性甚貞烈。趙王倫為相，因忱為太傅長史，乃版

以參相國軍事。使者卒至，忱深懼，豫禍不暇，被馬於

是帖，騎而避。使者追之，忱善射，矢左右發，使者不敢

進，遂得免。忱別見補本

阮宣子伐社樹。阮修己見春秋傳曰：共工氏有子曰

經稱社者土也。廣博不可備敬，故封土以為社。而祀之，報功也。然則社自社，句龍，非土之祭也。有人

止之。宣子曰：社而為樹，伐樹則社亡。樹而為社，伐樹

則社移矣。

阮宣子論鬼神有無者，或以人死有鬼。宣子獨以為

無。曰：今見鬼者云：箸生時衣服。若人死有鬼，衣服復

有鬼邪。論衡曰：世謂人死為鬼，非也。人死不見鬼，無

知不能害人，如審鬼者，死人精神，人見之宜

嵩山房林

從裸袒之形無為見衣帶被服也何則衣無精神也
由此言之見衣服象人則形體亦象人象人象人知非死
有鬼非人死之精神也

元皇帝既登阼以鄭后之寵欲舍明帝而立簡文時

議者咸謂舍長立少既於理非倫且明帝以聰亮英

斷益宜為儲副周王諸公並苦爭懇切中與昏曰鄭太后字阿春

榮陽人少孤先嫁田氏夫亡依舅吳氏時中宗敬后

中宗者納為夫人甚寵生簡惟刁玄亮獨欲奉少主

以阿帝旨元帝便欲施行慮諸公不奉詔於是先喚

周侯丞相入然後欲出詔付刁刁周王既入始至階

頭帝逆遣傳詔過使就東廂周侯未悟即卻略下階

丞相披撥傳詔徑至御牀前曰不審陛下何以見臣

帝默然無言乃探懷中黃紙詔裂擲之由此皇儲始

定周侯方慨然愧歎曰我常自言勝茂弘今始知不

如也中與書曰元皇以明帝及琅邪王衷並非敬后

王導曰立子以德不以年今二子孰賢導曰世子宣

城俱有奕明之德莫能優劣如此故當以年於是更

封哀為琅邪王而此與世說互異然法盛采撫典故

以何為實且從容諷諫理或可安豈有登階一言曾

無奇詭便為諸葛恢大女適太尉庾亮兒暉別見次女適徐州東

史羊忱兒羊氏譜曰羊楷字道茂祖繇車騎掾父忱

亮子被蘇峻害改適江獻獻別恢兒娶鄧攸女諸葛氏譜

註取是

嵩山房林

曰恢子字峻文仕至崇于時謝尚書求其小女婚恢

乃云羊鄧是世婚江家我顧伊庚伊顧我不能復與

謝哀兒婚哀別見及恢亡遂婚哀子石別於是王右

軍往謝家看新婦猶有恢之遺法威儀端詳容眼光

整王歎曰我在遣女裁得尔耳

王含作廬江郡貪濁狼籍王敦護其兄故於眾坐稱

家兄在郡定佳廬江人士咸稱之時何充為敦主簿

在坐正色曰充即廬江人所聞異於此敦默然旁人

為之反側充晏然神意自若中與書曰王敦以震主

主簿充知敦有異志遂巡跡外及敦稱含有惠政一

坐長敦擊節而已充獨抗之其時眾人為之失色由

是忤意出為東海王文學

明帝在西堂會諸公飲酒未大醉帝問今名臣共集

何如堯舜時周伯仁為僕射因厲聲曰今雖同人主

復那得等於聖治帝大怒還內作手詔滿一黃紙遂

付廷尉令收因欲殺之按明帝未即位顛已為後敦

日詔出周羣臣往省之周曰近知當不死罪不足至

此王大將軍當下時咸謂無緣尔伯仁曰今主非堯

舜何能無過且人臣安得稱兵以向朝廷處仲狼抗

剛復王平子何在顛別傳曰王敦討劉隗時温大真

見曰大將軍此舉有在義無有濫顛曰君年少希更

事未有人臣若此而不作亂共相推戴敦年而為此

註是或當作元帝

者乎處仲狼抗而強忌平子何在晉陽秋曰王澄為
荆州羣賊並起乃奔豫章而恃其宿名猶陵侮敦
伏醫士路戎等掩而殺之裴子曰平子從荆州下大
將軍因欲殺之而平子左右有二十人甚健皆持鐵
楯馬鞭平子恒持玉枕大將軍乃犒荆州文武二十
人積飲食皆不能動乃借平子玉枕便持下牀平子
甚去乃得上屋上絕與力士鬪

庾公臨去顧語鍾後事深以相委鍾曰棟折榱崩誰
之責邪庾曰今日之事不容復言卿當期克復之效

耳鍾曰想足下不愧荀林父耳春秋傳曰楚莊王圍
鄭晉使荀林父率師

許之鄭與楚戰於邲晉師敗績栢赤狄于曲梁賞栢子

獲狄臣田子之亦賞士微伯以魚術之田曰吾

蘇子高事平靈鬼志微子吾喪伯氏矣

峻頌簡據石頭潰王庾諸公欲用孔廷尉為丹陽坦孔

亂離之後百姓彫弊孔慨然曰昔肅祖臨崩諸君親

升御牀並蒙眷識共奉遺詔孔坦踈賤不在顧命之

列既有艱難則以微臣為先今猶俎上腐肉任人膾

截耳於是拂衣而去諸公亦止按王隱晉書蘇峻事

為豫章太守坦辭母老不行臺以為吳郡坦上

孔車騎與中丞共行孔愉別見補在御道逢匡術賓

從甚盛因往與車騎共語中丞初不視直云鷹化為

鳩衆鳥猶惡其眼術大怒便欲刃之車騎下車抱術

曰族弟發狂卿為我宥之始得全首領

家疑蒙訛

人臣避難且

懷風感耶得

為方正報註

行之矣

此語不當重

出

王陶二公當
亂後數幼主
擅收擅奪盛
一可紀梅既
是陶私人放
免而拜雖有
一言寧便足
稱方正

梅頤嘗有惠於陶公。後為豫章太守。有事。王丞相遣
收之。侃曰：天子富於春秋，萬機自諸侯出。王公既得
錄，陶公何為不可放？乃遣人於江口奪之。曰：晉諸公贊
真汝南西平人，少好學，隱退而求實進。止永嘉流人
名曰頤，領軍司馬。頤弟陶，字叔真，鄧祭酒。晉紀曰：初有
諧侃於王敦者，乃以從弟廙代侃為荊州。左遷侃，過
敦遣陳兵欲害侃，敦咨議參軍梅願諫敦，乃止。厚禮
而遣之。王隱晉書亦同。按二書所叙，則有惠於陶，是
梅陶也。非頤見陶公拜，陶公止之。頤曰：梅仲真，邴明，日
豈可復屈邪？

何次道、庾季堅二人並為元輔。見補本。成帝初崩于

時嗣君未定，何欲立嗣子，庾反朝議以外寇方強，嗣

子冲幼，乃立康帝。中與書曰：帝諱岳，字世同，成帝同母弟也。成帝崩，即位年二十二。

康帝登阼，會群臣，謂何曰：朕今所以承大業，為誰之

議？何答曰：陛下龍飛，此是庾冰之功，非臣之力。于時

用微臣之議，今不覩盛明之世。晉陽秋曰：初，顯宗臨崩，庾冰議立長君，何

充謂宜奉皇子，爭之不得，充不自安，求處外任。及冰出鎮武昌，充自京馳還，言於帝曰：冰不宜出。昔年陛

下龍飛，使晉德再隆者，帝有慙色。

後來年少多有道深公者。深公謂曰：黃吻年少勿為

評論宿士。昔嘗與元明二帝王，庾二公周旋。高逸曰：門傳曰

晉元明二帝游心玄虛，託情道味，以賓友禮待法師王公。庾公傾心側席，好同臭味也。

王中郎年少時，已見江勳為僕射，領選欲擬之為尚

道人乃藉人
主名卿拒人
口吻寧是也

高逸曰

王氏有各者
初出多作秘
各取故以尚
昏郎為第二
人

書郎有語王者王曰自過江來尚書郎正用第二人

何得擬我江州而止按王彪之別傳曰彪之從伯導謂彪之曰選曹舉汝為尚昏郎

中可作諸王佐邪此知郎官寒素之品也

王述轉尚書令事行便拜文度曰故應讓杜許藍田

云汝謂我堪此不文度曰何為不堪但克讓自是美

事恐不可闕藍田慨然曰既云堪何為復讓人言汝

勝我定不如我迷別傳曰述常以謂人之處世當先量己而後動義無虛讓是以應辭便

當固執其貞正不踰皆此類也

劉簡作桓宣武別駕後為東曹參軍劉氏譜曰簡字仲約南陽人祖

喬豫州刺史父挺穎川太守簡仕至太司馬參軍頗以剛直見疎嘗聽記簡

都無言宣武問劉東曹何以不下意答曰會不能用

宣武亦無怪色

桓公問桓子野謝安石料萬石必敗何以不諫子野桓伊

也子野答曰故當出於難犯耳桓作色曰萬石撓

弱凡才有何嚴顏難犯

韓康伯病拄杖前庭消搖韓伯見諸謝皆富貴夷隱

交路歎曰此復何異王莽時漢昏曰王莽宗族凡十族五大司馬

謝公聞羊綏佳致意令來終不肯詣後綏為大學博

士因事見謝公即取以為主簿

張玄與王建武先不相識後遇於范豫章許范令二

張玄已見建武王

忱也晉安帝紀曰忱為建武將軍

范山房

註引別傳以
實述之方正
真臨川忠臣
也

此與處華字
語

是不平語
謝公欲用人
何必須其
詣

人共語。范甯張因正坐歛衽王孰視良久不對張大

失望便去范苦譬留之遂不肯住范是王之舅王氏譜曰

王坦之娶順陽郡范汪女名盍即甯妹也生忱乃讓王曰張玄吳士之秀亦

見遇於時而使至於此深不可解王笑曰張祖希若

欲相識自應見詣范馳報張便束帶造之遂舉觴

對語賓主無愧色

雅量

魏明帝於宣武場上斷虎爪牙縱百姓觀之王戎七

歲亦往看虎承間攀欄而吼其聲震地觀者無不辟

易顛仆戎湛然不動了無恐色竹林七賢論曰明帝自閣上望見使人問而異之

王戎為侍中南郡太守劉肇遺筒中笈布五端戎雖

不受厚報其書晉陽秋曰司隸校尉劉毅奏南郡太守

刺史王戎請檻車徵付廷尉治罪除名終身戎以書未達不坐竹林七賢論曰戎報肇書議者僉以為譏

世祖患之乃發口詔曰戎亦不謝士義豈懷私議者乃息戎亦不謝

裴叔則被收神氣無變舉止自若求紙筆作書成

救者多乃得免後位儀同三司晉諸公贊曰楷息瓚娶楊駿女駿誅以相

婚黨收付廷尉侍中傅祗證楷素意由此得免名士傳曰楚王之難李肇惡楷名重收將害之楷神色不

變舉動自若諸人請救得免晉陽秋曰楷与王戎俱加儀同三司

王夷甫長裴成公四歲不與相知時共集一處皆當

時名士謂王曰裴令望何足計王便卿裴曰自

可全君雅志裴潁已見

庾小征西嘗出未還婦母阮是劉萬安妻劉氏譜曰劉綏妻陳

留阮蕃女字娥綏別見與女上安陵城樓上俄頃翼歸策良馬

盛輿衛阮語女聞庾郎能騎我何由得見婦告翼

便為於道開鹵簿盤馬始兩轉墜馬墮地意色自若

王劭王薈共詣宣武正值收庾希家薈不自安遂巡

欲去劭堅坐不動待收信還得布別見補本不定迺出論者以劭

為優

謝太傅與王文度共詣郝超日盱未得前王便欲去

謝曰不能為性命恐俄頃超得寵相溫專殺生之底

符堅遊魂近境謝太傅謂子敬曰可將當軸了具此

處

羊綏第二子孚少有雋才與謝益壽相好嘗蚤往謝

許未食俄而王齊王暗來王暗已見齊王熙小字也中與昏曰熙字叔和茶次

策尚鄱陽公主太子洗馬蚤卒既先不相識王向席有不說色欲使

羊去羊了不眴唯委几上詠暝自若謝與王叙寒溫

數語畢還與羊談賞王方悟其奇乃合共語須臾食

下二王都不得餐唯屬羊不暇羊不大應對之而盛

進食畢便退遂苦相留義不住直云向者不得從

命中國尚虛二王是孝伯兩弟

此等語亦傷雅

庾氏譜曰翼堅高平劉綏女字靜也

此意又異雅量

識鑒

曹公少時見喬玄、謂曰：天下方亂，羣雄虎爭，撥而

理之，非君子。然君實是亂世之英雄，治世之英賊。恨

吾老矣，不見君富貴，當以子孫相累。續漢昏曰：玄字

人少治禮及嚴氏春秋累遷尚昏令玄嚴明有才略

長於知人初魏武帝為諸生未知名也玄甚異之魏

昏曰：玄見太祖曰：吾見士多矣，未有若君者。天下將

亂，非命世之木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按世

將語曰：玄謂太祖君未有名，可交許子將。太祖乃造子

人固問：然後子將答曰：治世之能臣，亂世之

世之文雄，太祖大笑。世說所言謬矣。亂世之

註是

此語似事後
論人不宜預
知至此

曹公問裴潛曰：卿昔與劉備共在荊州，卿以備才如

何？潛曰：使居中國，能亂人，不能為治。若乘邊守險，足

為一方之主。魏志曰：潛字文行，河東人。避亂荊州，劉

表待之賓客，禮潛私謂王粲曰：馬芝曰

劉牧非霸王之才，而欲以西伯自

處，其敗無日矣。遂南渡適長沙。

衛玠年五歲，神矜可愛。祖太保曰：此兒有異，顧吾老

不見其大耳。晉諸公贊曰：瑾字伯玉，河東安邑人。少

武子，仕至大保，為楚王瑋所害。玠別傳曰：玠有虛令

之秀，清勝之氣，在羣伍之中，有異人之望。祖太保見

玠，大異，恐吾年老不及見也。

劉越石云：華彥夏識能不足，疆果有餘。華彥夏曰

平原人，魏太保，敬曾孫也。累遷江州刺史，傾心下士，

甚得士歡心，以不從元皇帝見誅。漢晉春秋曰：劉琨

知其自取之也。

諸葛道明初過江左，自名道明，名亞王庾之下。中與

恢避難過江，與穎川荀道明、陳留蔡道明俱有名。蔡

号曰：中與三明明時人為之語曰：京都三明明谷有名。蔡

葛山房評

荀氏儒雅先為臨沂令丞相謂曰明府當為黑頭公林語

曰丞相拜司空諸葛道明在公坐指冠冕曰君當復著此

王大將軍始下揚朗苦諫不從遂為王致力乘中鳴

雲露車溼前曰聽下官鼓音一進而捷王先把其手

曰事克當相用為荊州既而忘之以為南郡晉百官

字世彥弘農人楊氏譜曰朗祖翼典軍校尉父淮冀州刺史王隱晉昏曰朗有器識才量善能當世仕至

刺史王敗後明帝收朗欲殺之帝尋崩得免後兼三

公署數十人為官屬此諸人當時並無名後皆被知

遇于時称其知人

戴安道年十餘歲在瓦官寺畫王長史見之曰此童

非徒能畫續晉陽秋曰達善圖益窮巧丹青也亦終當致名恨吾老不

見其盛時耳

韓康伯與謝玄亦無深好玄北征後巷議疑其不振

康伯曰此人好名必能戰續晉陽秋曰玄識局負正有經國之才略玄聞

之甚忿常於眾中厲色曰丈夫提千兵入死地以事

君親故發不得復云為名

車胤父作南平郡功曹太守王胡之避司馬無忌之

難置郡于鄂陰是時胤十餘歲胡之每出嘗於籬中

見而異焉謂胤父曰此兒當致高名後遊集恒命之

胤長又為相宣武所知清通於多士之世官至選曹

尚書

溫別見
補本

王忱死西鎮未定朝貴人，有望時殷仲堪在門下，雖居機要，資名輕小，人情未以方嶽相許。晉孝武欲拔親近腹心，遂以殷為荊州。事定，詔未出，王珣問殷曰：「陝西何故未有處分？」殷曰：「已有人。」王歷問公卿，咸云：「非。」王自許才地必應在己，復問非我邪？殷曰：「亦似非。」其夜詔出，用殷。王語所親曰：「豈有黃門郎而受如此任？」仲堪此舉，迺是國之亡徵。晉安帝紀曰：孝武深代王忱為荊州，仲堪雖有美譽，議者謂未以方嶽相許也。既受腹心之任，居上流之重，議者謂其殆矣。終為所敗。

賞譽

註謂裴公為
顧大誤詳語
意即楷也

鍾士季目王安豐

節見
補本

謂裴公之談，經日不竭。

裴顧已見

吏部郎顧文帝問其人於鍾會

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皆其選也。於是用裴。

按諸君皆云：鍾會薦裴楷王戎於晉文王，辟以為掾，不問為吏部郎。

王濬沖裴叔則二人，總角詣鍾士季，須臾去，後客問

鍾曰：向二童何如？鍾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後二十

年此二賢當為吏部尚書。冀爾時天下無滯才。

晉陽秋曰

戎為兒童
鍾會異之

諺曰：後來領袖有裴秀。

虞預晉書曰：秀字秀彥，河東

諺、徽、出則過秀，時人為之語曰：後進領袖有裴秀，大

裴秀

將軍辟為掾父終推財與兄年二十五遷黃門侍郎
晉受禪封鉅鹿公後累遷光祿司空四十八薨蓋
元公配食宗廟

武元夏目裴王曰戎尚約楷清通武別見

裴僕射時人謂為言談之林藪注別見

洛中雅有三嘏劉粹字純嘏宏字終嘏漢字冲嘏

是親兄弟王安豐甥並是王安豐女婿宏真長祖也

晉諸公贊曰粹沛國人歷侍中南中郎將宏祕昏

友善並好以人為意故世人許以才智之名自相

國右長史出為襄州刺史以貴簡稱按劉氏譜劉師

妻武周女生粹洛中錚馮惠卿名孫是播子略後

宏漢非王氏甥

播字友聲長樂人位至大中正生孫八王故事曰孫

少以才悟識當世之風蚤歷清職仕至侍中為長沙

王所孫與邢喬俱司徒李胤外孫及胤子順並知名

時稱馮才清李才明純粹邢晉諸公贊曰喬字曾伯

隸校尉順字曼

長仕至太僕卿

郭子玄有雋才能言老莊庾數嘗稱之每曰郭子玄

何必減庾子嵩名士傳曰郭象字子玄自黃門郎為

象曰卿自是當世大才我疇昔之意

都已益矣其伏理推心皆此類也

王太尉云郭子玄語議如懸河寫水注而不竭注見

庾太尉在洛下問訊中郎庾中郎留之云諸人當來

尋溫元甫晉諸公贊曰溫幾字元甫太原人才性

清婉歷司徒右長史湘州刺史卒官

劉

王喬

曹嘉之晉紀曰時曾避亂塢壁有胡數百欲害之時無懼色援竒而吹之為出塞入塞之聲以動其遊客之思於群胡皆泣而去之錄見補本裴叔則俱至酬酢終日庾公

猶憶劉裴之才儁元甫之清中

中一作平

王大將軍與元皇表云舒風際簡正允作雅人自多

於濠

王舒已見王濠別傳曰濠字處重琅邪人舒弟也意局剛清以政事稱累遷中領軍尚春左僕射舒濠並

最是臣少所知拔中間夷甫澄見語卿知

處明茂弘已有令名真副卿清論處明親疎無

知之者吾常以卿言為意殊未有得恐已悔之臣慨

然曰君以此試頃來始乃有稱之者言常人正自患

知之使過不知使負實使便

周侯於荊州敗績還未得用王丞相與人書曰雅茂

弘器何可得遺

鄧粲晉紀曰顛為荊州始至而建平民傳密等叛迎蜀賊顛狼狽失據陶

侃救之得免顛至武昌投王敦更

選侃代顛還建康未即得用也

王大將軍稱其兒云其神候似欲可

王應也

下令目叔向朗如百間屋

春秋左氏傳曰叔向羊舌肸也晉大夫

王丞相招祖約夜語至曉不眠明且有客公頭鬢未

理亦小倦客曰公昨如是似失眠公曰昨與士少語

遂使人忘疲

王大將軍與丞相書稱楊朗曰世彥識器理致才隱

明斷既為國器且是揚侯淮之子

淮別見補本

位望殊為

祖約叛臣何足爾清後真不足責

陵遲。卿亦足與之處。

丞相治揚州。辭舍。按行而言曰：我正為次道治此。尔

何少為王公所重。故屢發此嘆。注別見

王藍田為人晚成。時人乃謂之癡。晉陽秋曰：述体道

然自足。不交非類。雖群英紛。俊又文。馳述。獨茂。然曾不慕羨。由是名譽久蘊。王丞相以其

東海子。辟為掾。常集聚。王公每發言。衆人競贊之。述

於末坐曰：主非竟。何得事。皆是丞相甚相嘆賞。

主非聖人。不能無過。意識讚述之徒。

世目楊朗。沈審經。斷蔡司徒云：若使中朝不亂。楊氏

作公方未已。謝公云：朗是大才。

王朗曰：楊准有六子。曰高。補。琳。俊。仲。皆得美名。論者

杜弘治墓崩。哀容不稱。庾公顧謂諸客曰：弘治至羸。

不可以致哀。桂別見又曰：弘治哭不可哀。

有人目杜弘治標鮮。清令盛德之風。可樂詠也。語林

人目杜弘治標鮮甚清令初若熙怡容無韻盛德之風可樂詠也

庾公云：逸少國舉。故庾倪為碑文云：拔萃國舉。倪庾

字也。徐廣晉紀曰：借字少彥。司空冰子。皇后兄也。有才具。仕至太宰長史。相溫以其宗強。使下邳王晃誣

與謀反而誅之

庾穉恭與柏溫書。稱劉道生日夕在事。大小殊快。義

懷通樂既佳。且足作友。正寶良器。推此與君同濟艱

不者也。宗明帝文章志曰：劉恢字道生。沛國人。識局明濟有文武才。王濛每稱其思理淹通。蓄屏

以謂悉有台輔之望。文康庾公每追嘆曰：中朝不亂。諸楊作公未已也。

之高選為車騎司馬年三十六卒贈前將軍

蕭中郎孫丞公婦父劉尹在撫軍坐時擬為太常劉

尹云蕭祖周不知便可作三公不自此以還無所不

堪晉百官名曰蕭輪字祖周樂安人劉謙之晉

殷中軍道王右軍云逸少清貴人吾於之甚至一時

無所後文章志曰義之高爽有風氣不類常流也

王長史謂林公真長可謂金玉滿堂林公曰金玉滿

堂復何為簡選王曰冰為簡選直致言處自寡耳謂言人之

會稽孔沉魏顛虞球虞存謝奉並是四族之雋于時

之桀沈存顛奉並別見虞氏譜曰球字和琳會稽餘

觀此知林公未簡也

侍郎孫興公目之曰沉為孔家金顛為魏家玉虞為

長琳宗謝為弘道伏長琳即存及球字也弘道謝奉

伏弘道之美也

殷淵源在墓所幾十年于時朝野以擬管葛起不起

以卜江左興亡續晉陽秋曰時穆帝幼沖母后臨朝

蜀洽之動擅強西陝帝自料文弱無以抗之陳郡殷

浩素有盛名時論比之管葛故微浩為揚州温知意

相宣武表云謝尚神懷挺率少致民譽温集載其平

州既平宣時綏定鎮西將軍豫州刺史尚神懷挺率

都督黎庶謂可本官

栢大司馬病謝公往省病從東門入温時在栢公遙

望嘆曰吾門中久不見如此人

初法汰北來未知名掠車頻秦書釋道安為慕容晉所

法汰今遣凶年不依國主則法事難舉乃分僧衆使竺

揚士王領軍供養之注別見每與周旋行來往名勝

許甄與俱不得汰便停車不行因此名遂重名德沙

曰法汰高亮南達孫綽為汰贊曰淒風拂林明泉映

起名隨後躍泰元起居注曰法汰以十二卒烈

王長史與大司馬書道淵源識致安處足副時談

謝公云劉尹語審細孫綽為懷謙叙曰神

孫興公許玄度共在白樓亭會稽記曰亭在山共高

略先往名達林公既非所聞聽訖云二賢故自有才

情

林公云王敬仁是超悟人又字志曰修少

劉尹先推謝鎮西謝後雅重劉曰昔嘗北面按謝尚

北神穎夙彰而曰王子猷說世目士少為朗我家亦以為徹朗晉諸公

約少有清林公云見司州警悟交至使人不得住亦終日忘疲

王胡之別傳曰胡之少有風

尚才器率拳有秀悟之稱

謝胡兒作著作郎嘗作王堪傳晉諸公贊曰堪字世

高亮義正稱為尚春左丞有不諳堪是何似人咨謝

準繩操為石勒所害贈太尉

公謝公答曰世曾亦被遇堪烈之子晉諸公贊曰烈

魏朝為治阮千里姨兄弟潘安仁中外安仁詩所謂

子親伊姑我父唯舅是許允婿岳集曰堪為成都王軍司馬岳

謝太傅重鄧僕射常言天地無知使伯道無兒晉陽

鄧攸既棄子遂無復後嗣為有識傷惜

吳四姓舊目云張文朱武陸忠顧厚吳錄士林曰吳

為四姓三國之間四姓盛焉范豫章謂王荊州范甯王忱御風流雋望真後來之

秀王曰不有此舅焉有此甥

張天錫世雄涼州以力弱詣京師雖遠方殊類亦邊

人之桀也聞皇京多才欽羨彌至猶在渚住司馬著

作往詣之末言容鄙陋無可觀聽天錫心甚悔來以

遊外可以自固王彌有雋才美譽當時聞而造焉晉續

陽秋曰珉風情既至天錫見其風神清令言語如流

秀發才辭富贍陳說古今無不貫悉又諳人物氏族中來皆有證據

天錫訝服

正始中人士比論以五荀方五陳荀淑方陳寔荀靖

方陳諶此略見補本注中荀爽方陳紀荀彧方陳群

品藻

公受之父母我王
族中外之首子親
伊姑我父唯舅

荀顛方陳泰晉諸公贊曰顛字景倩或之子蹈禮立

老晉受禪封臨淮公典朝儀刊正國式為一代之制

又以裴方八王裴徽方王祥裴楷方王夷甫裴康

方王綏晉百官名曰康字仲豫徽之子晉裴綽方王

澄王朝目錄曰綽字仲舒楷弟也裴瓚方王敦瓚別

本裴遐方王導裴頠方王戎裴邈方王玄

王夷甫云同丘冲荀綽兖州記曰冲字賓卿高平人

有文義累迁太傅長史雖不能立功蓋世然聞義不

惑當世蒞事務於平允操持文案必引經誥飾以文

采未嘗有滯性尤通達不矜不傲好音樂侍婢在側

之行淡然肆其心志論者不以為侈不以為僭至於

白首而情名令望不渝於始為光祿勳京邑未潰乘

車出為賊所害優於滿奮郝隆晉諸公贊曰隆字弘

時人皆痛惜之義隆應檄留為參軍王邃所殺此三人並是高

才冲最先達兖州記曰于時高平人士偶盛滿奮郝

猶以冲之虛貴足先二人

王夷甫以王東海比樂令江左名士傳曰承言理辯

有識伏其約而能通大廟王夷甫一故正中郎作碑

云世龍門見而雅重之以比南陽樂廣

庾中郎與王平子鴈行晉陽秋曰初王澄有通朗名

時人許以人倫鑒識常為天下士目曰阿平第一子

嵩第二處仲第三數以澄敦莫已若也及澄喪敦敗

如初世譽

王丞相二弟不過江曰穎曰敞時論以穎比鄧伯道

敞比溫忠武議郎祭酒者也王氏譜曰穎字茂英位至儀郎年二十卒敞字

茂平丞相祭酒不就襲爵堂邑公年二十有二而卒

明帝問周侯論者以卿比郗鑿云何周曰陛下不須

牽顛比按顛死明年明帝乃即位世說此言妄矣

王丞相云頃下論以我比安期千里亦推此二人唯

共推太尉此君特秀晉諸公贊曰夷甫性矜峻以為同志所推

宋禕曾為王大將軍妾後屬謝鎮西、、問禕我何

如王答曰王比使君田舍貴人耳鎮西妖冶故也詳未

宋禕

宋禕是綠珠女弟

明帝問周伯仁卿自謂何如庾元規對曰蕭條方外

亮不如臣從容廟廟臣不如亮按諸書皆以謝觀比亮不聞周顛

何次道為宰相人有譏其信任不得其人晉陽秋曰亮所暱庸

宰相之位可恨唯此一條而已語林曰阮光祿問何

當何處生活此則阮未許何為鼎輔二說便相符也

王右軍少時丞相云逸少何緣復減萬安邪劉綏已見

時人共論晉武帝出齊王之與立惠帝其失孰多晉

秋曰晉王攸字人猷文帝第二子孝敬忠肅清和

允親賢下士仁惠好施能屬文善尺牘初荀勗馮統

攸甚得衆心朝賢景附會帝有疾攸及皇太子入問

此言毀善各半疑是不滿意多

註是

訊朝士皆屬目於彼而不在太子何故是是曰百寮內外
 下萬年後太子不得立也帝曰何故是是曰百寮內外
 皆歸心於太子太子安得立乎臣言陛下試詔齊王歸國
 必舉朝謂之不可若然則臣言微笑侍中馮統又曰
 陛下必欲建諸侯成五等宜從親始親莫若齊王帝
 從之於是下詔使攸之國攸聞統始親莫若齊王帝
 其為入錄出歐血費帝哭之慟馮統侍曰齊王名過
 劉毅而天下歸之今自薨殞陛下何哀之甚帝乃止
 終身稱疾焉故多謂立惠帝為重相温曰不然使子繼
 父業弟承家祀有何不可武帝北禍亂覆神州在此
 宣武之弘傷矣此言非也
 人問殷淵源當世王公以卿比裴叔道云何殷曰故
 當以識通暗處能與浩並
 未廢海西公時王元琳問相元子箕子比干迹異心

同不審明公孰是孰非曰仁稱不異寧為管仲論微
 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管子曰殷有三仁焉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焉
 以兵車管仲之力合諸侯一匡天下不
 謝萬壽春敗後簡文問郝超萬自可敗耶得乃爾失
 士卒情超曰伊以率任之性欲區別智勇中與昏曰
 州氏羌暴掠司豫鮮卑屯結并冀萬既受方任日率
 衆入穎以援洛陽萬矜豪傲物失士衆之心北中郎
 郝曇自潰亂狼狽單歸太宗責之廢為庶人
 劉尹謂謝仁祖曰自吾有四友門人加親謂許玄度
 曰自吾有由惡言不及於耳二人皆受而不恨尚昏
 曰孔子曰文王有四友自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
 晉附邪自吾得賜也遠方自吾得回也非奔走邪自吾

得師也前有輝後有光是非先後邪自
吾得由也惡言不入於耳是非禦侮邪

王中郎嘗問劉長沙曰我何如荀子大司馬官屬名曰劉爽字文時

彭城人劉氏譜曰爽祖昶彭城內史父濟劉答曰卿

才乃當不勝荀子然會名處多王笑曰癡

支道林問孫興公君何如許掾孫曰高情遠致弟子

蚤已服膺一吟一詠許將北面

劉尹云人言江彪田舍江乃自田宅也謂能多出有也

謝公云金谷中蘇紹最勝紹是石崇姊夫蘇則孫愉

子也金谷詩叙別見補本吳王師議郎閔中侯始平武功蘇紹字世嗣年五十為首魏昏曰蘇則字

侍中河東相晉百官名曰愉字休豫則次子山濤字

事曰愉忠義有智意位至光祿大夫

劉尹目庾中郎雖言不愔似道突兀差可以擬道

名士傳曰數頽然澗放莫有動其聽者

孫承公云謝公清於無奕中與昏曰孫統字承公大原人善屬文時人謂其有

祖楚風仕潤於林道陳達學林道至餘姚令

郝嘉賓道謝公造郝雖不深徹而纏綿綸至又曰右

軍詣嘉賓聞之云不得稱詣政得謂之朋耳謝

公以嘉賓言為得凡微詣者蓋深覈之若也謝不徹王亦不詣謝王於理相与為朋儔也

也

衛君長是蕭祖周婦兄謝公問孫僧奴僧奴孫騰小字也晉百官

名曰騰字伯海太原人中興晉曰君家道衛君長云

何孫曰云是世業人謝曰殊不尔衛自是理義人于

時以比殷洪遠

王子敬問謝公林公何如庾公謝殊不受答曰先輩

初無論庾公自足沒林公殷羨言行曰時有人稱庾

宗本

有人以王中郎比車騎聞之曰伊窟成就續

陽秋曰坦之雅貴有識量風格峻整

謝公語孝伯君祖比劉尹故為得逮孝伯云劉尹非

不能逮直不逮言蒙質而

孝伯自私其祖未為公論畢竟利勝臣

足窺子敬挾

袁彥伯為吏部郎子敬與郗嘉賓書曰彥伯已入殊

足頓興往之氣故知挫捷自難為人冀小郗當復差

耳相玄為太傅大會朝臣畢集坐裁竟問王楨之曰我

何如卿第七叔楨之字公幹琅邪人徽之

也于時賓客為之咽氣王徐答曰亡叔是一時之

標公是千載之英一坐懽然

漢武帝乳母嘗於外犯事帝欲申憲乳母求救東方

朔漢春曰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朔別傳曰朔南陽

官宜而去共謂歲星也朔曰此非唇舌所爭尔必望濟

本部舍人
會東夕生
以為奇

者將去時。但當辱顧帝。慎勿言。此或可萬一冀耳。乳

母既至。朔亦侍側。因謂曰。汝癡耳。帝豈復憶汝乳哺

時恩邪。帝雖才雄心忍。亦深有情戀。乃悽然慙之。即

敕免罪。注引史潛替傳郭舍人事

陳元方遭父喪。哭泣哀慟。軀體骨立。其母慙之。竊以

錦被蒙上。郭林宗弔而見之。謂曰。卿海內之雋才。四

方是則如何當喪。錦被蒙上。孔子曰。衣夫錦也。食夫

稻也。於汝安乎。注引論語吾不取也。奮衣而去。自後賓客

絕百所日。所一作許

王平子年十四五。見王夷甫妻郭氏貪欲。令婢路上

僮糞。平子諫之。並言不可。郭大怒。謂平子曰。昔夫人

臨終。以小郎囑新婦。不以新婦囑小郎。永嘉流人名曰澄父又第

三取樂安任氏女生澄急捉衣裾。將與杖。平子競力爭得脫。踰

窻而走。

元皇帝時。廷尉張瓘。葛洪富民塘頌曰。瓘字敬緒。丹陽人。張昭孫也。中興。晉

陵內史。甚有威德。轉至廷尉。厥在小市居。私作都門。蚤閉晚開。羣小

患之。詣州府訴。不得理。遂至樞。登聞鼓。猶不被判。聞

賀司空出。至破岡。連名詣賀訴。賀循別見補本賀曰。身被徵

作禮官。不關此事。群小叩頭曰。若府君復不見治。便

無所訴。賀未語。令且去。見張廷尉。當為及之。張聞即

毀門自至方山迎賀。出見辭之曰：此不必見。聞但與君門情相為惜之。張愧謝曰：小人有如此始，不即知蚤已毀壞。

王丞相為揚州，遣八部從事之職。顧和時為下傳還，同時俱見。諸從事各奏二千石官長得失。至和獨無言。王問顧曰：卿何所聞？答曰：明公作輔，寧使網漏吞

舟，何緣采聽風聞，以為察之政？丞相咨嗟稱佳。諸從事自視缺然也。

蘇峻東征沈充。晉陽秋曰：充字士居，吳興人，少好兵。充率眾就王含，謂其妻曰：男兒不建豹尾，不復歸矣。充將吳儒斬首於

都。請吏部郎陸邁與俱。陸碑曰：邁字功高，吳郡人。器

陸知其意，謂峻曰：吳治平未久，必將有亂。若為亂階，

請從我家始。峻遂止。

小庾在荊州，公朝大會，問諸僚佐曰：我欲為漢高魏

武何如？翼別見宋明帝文章志曰：庾翼名輩，豈應狂

小坐莫答。長史江彪曰：願明公為栢文之事，不願作

漢高魏武。

謝中郎在壽春敗，臨奔走，猶求玉。證太傅在軍前，後初無損益之言。亦日猶云：當今豈須煩此。按萬年前

如此何遺
事言

註是

安猶未佳高臥東山又何肯輕入軍旅邪世說此言迂謬已甚

王大語東亭卿乃復論成不惡那得與僧弥戲續晉陽秋

曰珉有雋才与兄珣並有名聲出珣右故時人為之語曰法護非不佳僧弥難為兄

捷悟

魏武征袁本初治裝餘有數十斛竹片成長數寸眾

云並不堪用正令燒除太祖思所以用之謂可為竹

桿植而未顯其言馳使向主簿楊德祖應聲答之與帝

心同眾服其辯悟

王東亭作宣武主簿嘗春月與石頭兄弟乘馬出郊

時彥同遊者連鑣俱進石頭相遜小字中與昏曰暹字伯道温長子也仕至豫州刺史唯東亭一人常在前覺數十步諸人莫之解石頭

等既疲倦俄而乘輿回諸人皆似從官唯東亭奕

在前其悟捷如此

共見補本

夙惠

王大將軍眉目高朗踈率學通左氏晉陽秋曰敦少稱高率通朗有

庾禕恭既常有中原之志文康時權重未在即及季

堅作想忌兵畏禍與禕恭歷同異者久之乃果行傾

荆漢之力窮舟車之勢師次于襄陽漢晉春秋曰翼

豐贍必有經緯大略及繼兄亮居方州之任有匡維

內外掃蕩羣凶之志是時杜又殷浩諸人盛名冠世

翼未之貴也常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清定然

後以其所任耳其意氣如此唯与相温友善相期以

惜其無成

寧清宇宙之事。初冀輒發所部。及車馬萬教。率大軍入。巧將謀伐。秋遂次于襄陽。翼別傳曰。翼為荊州。雅有正志。每以門地。咸重兄弟。亮授不陳力竭。誠何以報國。雖蜀阻險。塞胡負山。力然皆無道。酷虐易可。乘滅當此時。不能掃除。二寇以復。王業非丈夫也。於是徵。役三州。悉其帑實。成衆五萬。兼率荒附。治戎大。舉直指魏趙軍次。大會叅佐。陳其旌甲。親授弧矢。曰。我之此行。若此射矣。遂三起三疊。徒衆屬目。其氣十倍。

容止

王大將軍稱大尉。處衆人中。似珠玉在瓦石間。石頭事故。朝廷傾覆。晉陽秋曰。蘇峻自姑孰至。石頭。人守衛。靈鬼志。謹微曰。明帝未有謠歌。側御。騰不具。出山側。大馬死。小馬餓。後峻遷帝於石頭。御。騰不具。溫忠武與庾文康投陶公求救。陶公云。肅祖顧命不

陶士行不能殺元規亦是英雄

見及。且蘇峻作亂。釁由諸庾。誅其兄弟。不足以謝天下。徐廣晉紀曰。肅祖遺詔。庾亮王導輔幼主。而進大臣。官陶侃祖約不在其例。侃約疑亮復遺詔也。中興。蘇峻下。壺不許。溫嶠及二吳欲起兵。衛帝室。亮不聽。下制曰。妄起兵者誅。故峻得作亂也。于時庾在溫船後。聞之。憂怖無計。別日溫勸庾見陶。庾猶豫未能往。溫曰。溪狗我所悉。卿但見之。必無憂也。庾風姿神貌。陶一見便改觀。談宴竟日。愛重頓至。

自新

共見補本

企羨

郝嘉賓得人。以己比符堅。太喜。

傷逝

郝嘉賓喪。左右白郝公。郎喪。既聞。不悲。因語左右。殯

時可道公往臨殯一慟幾絕中與昏曰超年四十一

時俊父及死之日貴賤為謀者四十餘人續晉曰秋

曰超堂戴相氏為其謀主以父昏忠於王室不令知

之將亡出一小唇箱付門生云本欲焚此恐官羊尊

必以傷慙為斃我亡後若大損眠食則呈此箱信後

果慟悼成疾門生乃如超旨則與相温往及

密計信見即大怒曰小子死恨晚後不復哭

相玄當篡位語卞鞠云已見昔羊子道恒禁吾此意

今腹心喪羊孚爪牙失索元索氏譜曰元字天保燬

歷征虜將軍歷阳太守幽明錄曰元在歷阳疾病許

界一年少女子姓某自言為神所降來與元相聞許

為治護元性剛直以為妖惑收以付獄戮之於市中

女臨死曰卻後十七日當令索元知其罪如期元果

而息：作此詆突詎允天心

山公將去選曹欲舉嵇康：與書告絕康別傳曰山

巨源為吏部

郎迂散騎常侍舉康：辭之并與山絕豈不識山之

不以一官遇己情邪亦欲標不屈之節以杜舉者之

口耳乃答濤昏自說不堪流俗

孔車騎少有嘉遁意年四十餘始應安東命未仕宦

時嘗獨復歌吹自箴誨自稱孔郎遊散名山孔愉別

嘉大亂愉入臨海山中不百姓謂有道術為生立廟

今猶有孔郎廟

許玄度隱在永興南幽穴中每致四方諸侯之遺或

謂許曰嘗聞箕山人似不尔耳許曰筐篚苞苴故當

輕於天下之寶耳鄭玄禮記注云苞苴裹肉也或以

讓筐篚之遺豈非輕邪

樓逸

賢媛

郤超每聞欲高尚隱退者輒為辦百萬資并為造立
居宇在剡為戴公起宅甚精整戴始往舊居與所親
書曰近至剡如官舍郤為傳約亦辦百萬資傳隱事
差互故不果遺約瓊小字
漢元帝宮人既多乃令畫工圖之欲有呼者輒披圖
召之其中常者皆行貨賂王明君姿容甚麗志不苟
求工遂毀為其狀後匈奴來和求美女於漢帝以
明君充行既召見而惜之但名字已去不欲中改於
是遂行注引漢晉匈奴傳曰竟寧元年之儀琴操曰
王昭君者齊國王穰女也年十七儀形絕
以節聞國中長者求之者王皆不許乃獻漢元帝
造次不能別房惟昭君志怒之會單于遣使帝令宮

胡族妻後母
見漢晉匈奴
傳詳甚三者
故非昭君所
生子也

術解

人裝出使者請一女帝乃謂宮中曰欲至單于者起
昭君唱然越帝而起帝視之大驚悔是時使者並見
不得止乃賜單于世違繼立凡為胡者父死妻母昭君向
世違單于死世違繼立凡為胡者父死妻母昭君向
乃吞藥自殺石季倫曰昭以綱文帝諱故改為明
賈充妻李氏作女訓行於世李氏女齊獻王妃郭氏
女惠帝后充卒李郭女各欲令其母合葬經年不決
賈后廢李氏乃祔葬遂定晉諸公贊曰李氏有才德
亦才明即齊王妃婦人集曰李氏至樂浪遺二女
典式八篇王隱晉書曰賈后字南風為趙王所誅
人有相羊祜父墓後應出受命君祜惡其言遂掘斷
墓後以壞其勢相者立視之曰猶應出折臂三公俄
而祜墜馬折臂位果至公幽明錄曰羊祜工騎乘有
一兒五六歲端明可喜掘

嵩山房評

墓之後兒即亡羊時為襄陽都督因盤
馬落地遂折臂于時士林咸歎其忠誠

陳述為大將軍掾甚見愛重及亡郭璞往哭之甚哀
乃呼曰嗣祖焉知非福俄而大將軍作亂如其所言

陳氏譜曰述字嗣祖
穎川許昌人有美名

郝愔信道甚精勤常患腹內惡諸醫不可療聞于法

開有名往迎之既來便服云君疾所患正是精進太

過所致耳合一劑湯與之一服即大下去數段許紙

如拳大謂看乃先所服符也晉晉曰法開善醫術嘗
行莫投主人妻產而兒

積日不墮法開曰此易治耳殺一肥羊食十餘
齋而針之須臾兒下羊骨裏兒出其精妙如此

巧藝

羊長和博學工書亦善行隸有稱於一時能騎射善

圍棊諸羊後多知書而射奕餘藝莫逮

顧長康道畫手揮五弦易目送歸鴻難

寵禮

莊名二字可
為典故

栢宣武嘗請叅佐入宿袁宏伏滔相次而至范曄府
中復有袁叅軍彦伯疑焉令轉教更質傳教曰叅軍
是袁伏之袁復何所疑

王珣郝超並有奇才為大司馬所眷拔珣為主簿超

為記室叅軍超為人多鬚珣狀短小于時荊州為之

語曰顧叅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續晉陽秋
曰超有才

能珣有器量
並為溫所暱

任誕

陳留阮籍譙國嵇康河內山濤三人年皆相比康年

少亞之預此契者沛國劉伶陳留阮咸河内白季琅

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暢故世謂竹

林七賢晉陽秋曰于時風譽扇于海内至于今詠之

阮籍遭母喪在晉文王坐進酒肉司隸何曾亦在坐

晉諸公贊曰何曾字穎考陳郡陽夏人父夔魏太僕曾以高雅稱加性仁孝累迁司隸校尉用心甚正朝廷憚之仕

晉至太宰曰明公方以孝治天下而阮籍以重喪顯

於公坐飲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風教文王曰嗣

宗毀頓如此君不能共憂之何謂且有疾而飲酒食

肉固喪禮也籍飲噉不輟神色自若于寶晉紀曰何曾嘗謂阮籍曰何

卿恣情任性敗俗之人也今忠賢執政綜核名實若卿之徒何可長也復言之於太祖籍飲噉不輟故魏

晉之間有被髮夷傲之事背死生之人反謂行禮者籍為之也魏氏春秋曰籍性至孝居喪雖不率常

禮而毀幾滅性然為文俗之士何曾等深所警疾大將軍司馬昭受其通傳而不加害也

步兵校尉缺厨中有貯酒數百斛阮籍乃求為步兵

校尉注引籍為東平太守見補本文士傳曰開步兵厨中

有酒三百石忻然求為校尉於是入府舍與劉伶酣飲竹林七賢論又云籍與伶共飲步兵厨中

並醉而死此好事者為之言籍景元中卒而劉伶猶在始中

阮籍當葬母蒸一肥豚飲酒二斗然後臨訣直言窮

矣都得一號因吐血廢頓良久鄧粲晉紀曰籍母將死與人圍碁如故對

者求止籍不肯留與決賭既而飲酒三斗舉聲一號嘔血數升廢頓久之

諸阮皆能飲酒仲容至宗人間共集不復用常樗局

能飲酒

非復人情

以大饗盛酒圍坐相向大酌時有羣豬來飲道法
上便共飲之

斐成公婦王戎女王戎晨往裴許不通徑前裴從牀

南下女從北下相對作賓主了無異色裴氏家傳曰

衛君長為溫公長史溫公甚善之每率尔提酒脯就

衛箕踞相對彌日衛往溫許亦尔衛永已見

劉尹云孫承公狂士每至一處賞翫累日或回至半

路卻返中與晉曰承公少誕任不羈家於會稽生好

歷覽王子猷詣郗雍州郗恢別雍州在內見有餽斃云阿

乞那得此物阿乞恢小字令左右送還家郗出覓之王曰

向有大力者負之而趨莊子曰夫藏舟於壑藏山於

而走昧者不知也郗無忤色澤謂之固矣然有力者負之

謝安始出西戲失車牛便杖策步歸道逢劉尹語曰

安石將無傷謝乃同載而歸

襄陽羅友有大韻少時多謂之癡嘗伺人祠欲乞食

往太蚤門未開主人迎神出見問以非時何得在此

答曰聞卿祠欲乞一頓食耳遂隱門側至曉得食便

退了無忤容為人有記功從栢宣武平蜀按行蜀城

闕觀宇內外道陌廣狹植種果竹多少皆默記之後

此見郗雅量
乃可耳

宣武深洲與簡文集友亦預焉。只道蜀中事，亦有可
遺忘。友皆名列，曾無錯漏。宣武驗以蜀城簿，皆如
其言。坐者歎服。謝公云：羅友詎減魏陽元。後為廣州
刺史，當之鎮。刺史栢豁語令莫來宿。答曰：民已有前
期。主人貧，或有酒饌之費。見與甚有舊，請別日奉命。
征西密遣人察之。至日乃往荆州門下書佐家處之。
怡然不異。勝達在益州語兒云：我有五百人食器，家
中大驚。其由來清而忽有此物，定是二百五十杓烏

標注別見
補本

張湛好於齋前種松栢湛別見
補本時袁山松出遊每好

令左右作挽歌

山松別見續晉陽秋曰山松善音樂
北人曰歌有行路難曲詩頗疎質山

松好之乃為文其章句婉其節制每因酒酣從而歌
之聽者莫不流涕初羊曇善唱樂栢伊能挽歌及山

謂以行路難繼之時人謂張屋下陳屍袁道士

行殯裴啓語林曰張湛好於齋前種松養鵠鶴
袁山松出遊好令左右作挽歌時人云

晉文王功德盛大坐席嚴敬擬於王者漢晉春秋曰
文王進爵為

王司徒何曾與朝臣皆
盡禮唯王祥長揖不拜唯阮籍在坐箕踞嘯歌酣放

自若

栢宣武作徐州時謝奕為晉陵中興昏曰奕自吏部
郎出為晉陵太守

先粗經虛懷而乃無異常及栢遷荆州將西之旬意

氣甚篤奕弗之疑唯謝虎子婦王悟其旨虎子謝據
小字奕弟

簡傲

也其王氏已見每曰栢荆州用意殊異必與晉陵俱西矣俄而引奕為司馬奕既上猶推布衣交在温坐岸幘嘯詠無異常日宣武每曰我方外司馬遂飲酒轉無朝夕禮桓舍入内奕輒復隨去後至奕醉温往主許避之主曰君無狂司馬我何由得相見

謝萬在兄前欲起索便器于時阮思曠在坐曰新出門戶篤而無禮

謝中郎是王藍田女婿謝氏譜曰萬取太原王述女名荃嘗著白綸

巾肩輿徑至揚州聽事見王直言曰人言君疾癡君疾信自癡藍田曰非無此論但晚令耳述別傳曰述少真性退靜

人未嘗知故有晚令之言

王子敬兄弟見郗公踣履問訊甚修外生禮及嘉賓死皆著高屐儀容輕慢命坐皆云有事不暇坐既去

郗公慨然曰使嘉賓不死鼠輩敢尔超有盛名郗惜

王子敬自會會稽經吳聞顧辟疆顧氏譜曰辟疆吳郡人歷郡功曹平

北參有名園先不識主人徑往其家值顧方集賓友

酣燕而王遊歷既畢指麾好惡傍若無人顧勃勃然

堪曰傲主人非禮也以貴驕人非道也失此二者不

足齒人僮耳便驅其左右出門王獨在輿上回轉顧

望左右移時不至然後令送箸门外怡然不屑

排調

今人呼鍾元常名類作由音觀此定當稱遂

世豈婦人所宜言宜言宜言疑恐質暖不宜有此

晉文帝與二陳共車過喚鍾會同載即駛車委去此

出已遠既至因嘲之曰與人期行何以遲望鄉遙

不至會答曰矯然懿實何必同羣帝復問會臯繇

何如人答曰上不及堯舜下不逮周孔亦時時之懿

士二陳騫與泰也會父名繇故以遙戲之騫父矯宣帝詳懿泰父群祖父寔故以此酬之

王渾與婦鍾氏共坐見武子從庭過渾欣然謂婦曰

生兒如此足慰人意婦笑曰若使新婦得配參軍生

兒故可不啻如此王氏家譜曰倫字太冲司空參軍

莊之學用心澹如也為老子例略周紀年二十餘舉孝廉不行歷大將軍參軍年二十五卒大將軍為之

流

荀鳴鶴陸士龍二人未相識俱會張茂先坐張令其

語以其並有大才可句作常語陸舉手曰雲間陸士

龍荀答曰日下荀鳴鶴陸曰既聞青雲覩白雉何不

張尔弓布尔矢荀答曰本謂雲龍駭定是山鹿野

麋獸弱弩強是以發遲張乃撫掌大笑晉百官名曰荀隱字鳴鶴

穎川人荀氏家傳曰隱祖昕樂安太守父岳中春詔隱與陸雲在張筆坐語互相反覆陸連受屈隱辯皆

美肅張公紹善云世有北春尋之未得歷太子舍人廷尉平蚤卒

明帝問周伯仁真長何如人答曰故是千斤牯特王

公笑其言伯仁曰不如捲角牯有盤辟之好以戲王也

許文思往顧和許顧先在帳中眠許至便徑就牯角

此定誤作真長或是道真

唯似其矣
古辛

枕共話已見既而喚顧共行顧乃命左右取枕上新

衣易已體上所著許笑曰卿乃復有行來衣乎

袁羊嘗詣劉恢在內眠未起袁因作詩調之曰角

枕粲文茵錦食爛長筵唐詩曰晉獻公好巧戰國人

與爛字予美亡地誰多喪其詩曰角枕粲文茵錦食

主見詩不平曰袁羊古之遺狂

殷洪遠答孫興公詩云聊復放一曲劉真長笑其語

拙問曰君欲云那放殷曰榻臘亦放何必其鎗鈴邪

已殷融見郗重熙與謝公書道王敬仁聞一年少懷問鼎郗曇

方言難解

已見史記曰楚莊王觀不知桓公德衰為復後生可

畏春秋傳曰存桓公代楚責苞茅之不貢論語曰後

郗司空拜北府南徐州記曰舊徐州都督加北中郎

將北府之號王黃門詣郗門拜云應變將略非其所

長駮詠之不已郗倉謂嘉賓曰公今日拜子猷言語

殊不遜深不可容倉郗融小字也郗氏譜曰融字景

而蚤嘉賓曰此是陳壽作諸葛評蜀志陳壽評曰亮

功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也王隱晉昏曰壽字承祚

已西安漢人好學善著述仕至中庶子初壽父為馬

又輕壽故壽懼蜀志以矣憎為評也瞻人以汝家比

武侯復何所言

壽評

王子猷詣謝公謝曰云何七言詩東方朔傳曰漢武帝在栢梁墨上使

羣臣作七言詩言詩自此始也七子猷承問答曰昂若千里之駒

汎若水中之鳧騷出離

郝嘉賓書與袁虎道戴安道謝居士云恒任之風當

有所弘耳以袁無恒故以此激袁戴謝並已見

范啓與郝嘉賓書曰子敬舉體無饒縱撥皮無餘潤

郝答曰舉體無餘潤何如舉體非真者范性矜傲多

煩故朝之

二郝奉道二何奉佛皆以財賄謝中郎云二郝詣於

道二何佞於佛中與昏曰郝性好佛道崇修佛寺供

給沙門以百數久在揚州徵役吏民功賞萬計是以

已矣

范榮期見郝超俗情不泄戲之曰夷齊巢許一詣垂

名何必勞神苦形支策據梧邪郝未答韓康伯曰何

不使遊刃皆虛莊子曰昭文之鼓琴師曠之支策惠

故載之末年庖丁為文惠君解牛云引至有餘地

謝過夏月嘗仰臥謝公清晨卒來不暇著衣跣出屋

外方蹠履問訊公曰汝可謂前倨而後恭戰國策曰蘇秦說惠

王而不見用黑貂之裘弊黃金百斤盡云至他人哉

栢南郝與道曜講老子王侍中為主簿在坐栢曰王

輕詆

主簿可顧名思義王未答且大笑相曰王思道能作

大家兒笑道曜未詳思道王禎之小字也老子明道禎之字思道故曰顧名思義

王右軍少時甚澀訥在大將軍許王庾二公後來右

軍便起欲去大將軍留之曰尔家司空王丞相元規已見

復何所難

褚太傅初渡江嘗於東室金昌亭吳中豪右燕集亭

中謝款金昌亭詩叙餘尋師來入經吳行達昌門忽視斯亭傍川帶河其榜題曰金昌訪之皆老日

昔朱買臣仕漢還為會稽內史逢其迎吏逆旅非舍與買臣爭帝買臣出其印綬羣吏漸服自裁因事建

亭號曰金傷褚公雖素有重名于時造次不相識別

飲其字義耳褚公雖素有重名于時造次不相識別

狼狽

高柔在東甚為謝仁祖所重既出不為王劉所知仁

祖曰近見高柔大自敷奏然未有所得真長云故不

可在偏地居輕在角反奴角中為人作議論高柔聞

之云我就伊無所求人向真長學此言者真長曰

我寔亦無可與伊者然遊燕猶與諸人書可要安固

安固者高柔也柔別見補本

劉尹江彪王叔虎孫興公同坐江王有輜輜色彪以

手歛叔虎云酷吏詞色甚彊劉尹顧謂此是瞑邪非

特是醜言聲拙視瞻言江此言非是醜拙言也

此殊不近輕詆大都此語足沈亮意不足重出

謝山房

謝萬壽春敗後還書與王右軍云慙負宿顧右軍推

書曰此禹湯之戒春秋傳曰禹湯以聖德自罪其所以能與今

萬失律致敗雖復自咎其可濟焉故王嘉萬也

支道林入東見王子猷兄弟還人問見諸王何如答

曰見一羣白頭鳥但聞喚啞啞聲

陶公自上流來赴蘇峻之難令誅庾公謂必戮庾可

以謝峻晉陽秋曰是時成帝在繼祚太右臨朝中昏

海而峻擁兵近甸為連逃藪亮圖石峻王導亦盡並

不亮曰蘇峻豺狼終為禍亂亮錯所謂削亦反不

殺我及遂下侵詔以大司農徵之峻怒曰亮遣恭軍

王德期推征西陶侃為盟主俱赴京師時亮敗績庾

奔嶠人皆尤而少之嶠愈相崇重分兵以配給之

欲奔竄則不可欲會恐見執進退無計温公勸庾詣

陶曰卿但遙拜必無它我為卿保之庾從温言詣陶

至便拜陶自起止之曰庾元規何緣拜陶士衡畢又

降就下坐陶又自要起同坐定庾乃引咎責躬深

相遜謝陶不覺釋然

謝過年少時好著紫羅香囊垂覆手太傅患之而不

欲傷其意乃譎與賭得即燒之過謝玄

相公坐有參軍掎丞薤不時解共食者又不助而掎

終不放舉坐皆笑相公曰同盤尚不相助况復危難

乎救令兀官

庾字元規
謝未得云語

黜免

相宣武既廢太宰父子仍上表曰應割近情以存遠計若除太宰父子可無後憂簡文手答表曰所不忍言况過於言宣武又重表辭轉苦切簡文更答曰若晉室靈長明公便宜奉行此詔如大運去矣請避賢路相公讀詔手戰流汗於此乃止太宰父子遠徙新安司馬晞傳曰晞字道升元帝第四子初封武陵王拜太宰以不好學尚武凶恣時太宗輔政晞以宗長不得執權常懷憤慨欲因相溫入朝殺之太宗即依新蔡王冕首絳引與晞及子綜謀逆有司奏晞等斬刑詔原之從新安晞未敗四立喜為挽歌自搖大鈴使左右習知之又燕會倡妓作新安人歌舞離別之聲甚甚

儉

王戎儉吝其從子婚與一單衣後更貧之王隱晉書戎性至

儉不能自奉養財不出死天下人謂為膏肓之疾

王戎有好李賣之恐人得其種怕鑽其核

王戎女適裴頡貸錢數萬女歸戎色不說女遽還錢

乃釋然

王丞相儉節帳下甘果盈溢不散涉春爛敗都督白

之公令舍去曰慎不可令太郎知王悅也

蘇峻之亂庾太尉南奔見陶公雅相賞重陶性

儉吝及食散殖庾因留白陶問用此何為庾云故可

種於是大嘆庾非唯風兼有治寶

石崇每宴客燕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飲酒不盡者使

陶公故可以誦取豈得及元規者

汰多

無論史仲君
人現此事晉
那得不亂

黃門交斬美人。王丞相與大將軍嘗共詣崇。丞相素不能飲。輒自勉強。至于沈醉。每至大將軍。固不飲。以觀其變。已斬三人。顏色如故。尚不肯飲。丞相讓之。大將軍曰。自殺伊家人。何預卿事。王隱晉書曰。石崇為荆州刺史。劫奪殺人。以致巨富。王丞相德音記曰。丞相素為諸父所重。王君夫向王敦。聞君從弟佳人。又解音律。欲一作妓。可與共乘。遂往吹笛。人有小忘。君夫聞使黃門階下。打殺之。顏色不變。丞相還曰。恐此君處世。當有如此事。兩說不同。

王君夫以粘糯澳釜。石季倫用蠟燭作炊。君夫作紫絲布步障。碧綾四十里。石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敵之。石以椒為泥。王以赤石脂泥壁。王愷別見補本

王君夫嘗責一人。無服餘袒。因直內者。曲俗重圍裏。不聽人將出。遂饑經日。迷不知何處去。後因緣相為垂死。迺得出。

石尚有火流
衫事尤奇世
說不載豈謂
更遠情更耶

石崇與王愷爭豪。並窮綺麗。以飾輿服。續文獻通考曰。崇資產累巨萬金。宅室輿馬。僭擬王者。庖膳必窮水陸之珍。後房百數。皆曳紈綺。珥金翠。而絲竹之藝。盡一世之選。築榭開沼。禪極人巧。與貴戚羊琇。王愷之徒。競相高以侈靡。而崇為居最瑋。等每愧羨。以為不及也。武帝愷之甥也。每助愷。嘗以一珊瑚樹高二尺許。賜愷。枝柯扶踈。世罕其比。愷以示崇。視訖。以鐵如意擊之。應手而碎。愷既惋惜。又以為疾已之寶。聲色甚厲。崇曰。不足恨。今還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樹有三

尺四尺。係榦絕世。光彩溢目者六七枚。如愷評比是。

衆愷惘然自失。南州異物志曰。珊瑚主大秦國。有洲在漲海中。距其國七百里。名珊瑚。

白樹洲。底有盤石。水深二十餘丈。珊瑚生於石上。初生便軟弱。似菌。國人乘大船載鐵網。先沒在水下。一年

尺餘。三年色赤。便以鐵鈔發其根。繫鐵網於船。絞車

大者。輸之王府。細者。賣之。廣志曰。珊瑚大者。可為車

輪。王武子被責。移第北邨下。晉諸公贊曰。濟與從兄恪

過王宮。吏不時下道。濟於車前。護之。有司奏免官。論

者。以濟為不長者。尋轉太僕。而王恪已見委任。濟遂

外。于時人多地貴。濟好馬射。買地作埵。編錢匝地。竟

埵。時人號曰金溝。潘一作埵。

彭城王有快牛。至愛惜之。朱鳳晉晉曰。彭城。穆王權

封。元年。王太尉與射。賭得之。彭城王曰。君欲自謀。則不

論。若欲噉者。當以二十肥者代之。既不廢噉。又存所

愛。王遂殺噉。

王右軍少時。在周族末坐。割牛心噉之。於此改觀。俗

牛心為貴。故義之先食之。

王大王恭嘗俱在何僕射坐。中與昏曰。何澄字子玄。清正有器望。歷尚昏左

僕射。恭時為丹陽尹。大始拜荊州。靈鬼志。謠微曰。初。爾

民。忽歌。黃曇曲曰。黃曇英。揚州大佛。來士朋。訖將乖

之際。大勸恭酒。恭不為飲。大逼強之。轉苦。便各以帚

之。勸恭酒。恭不為飲。大逼強之。轉苦。便各以帚

南渡後更下
可見此等法
修矣北魏末
詩三復相競
為之魏末敗

忽狗

帶繞。赤府近千人。悉呼入齋。大左右雖少。亦命前。意便欲相殺。何僕射無計。因起。搯坐二人之間。方得分散。所謂勢利之交。古人羞之。

讒險

王平子形甚散朗。內實勁俠。鄧粲晉紀曰。劉琨嘗謂。後果為王敦所害。劉琨聞之曰。自取死耳。

孝武甚親敬王國寶王雅。雅別傳曰。雅字茂遠。東海。雅之為侍中。孝武甚信而重之。王珣王恭持以地望。見禮至於親幸。莫及雅者。上每置酒燕集。或召雅未。至。上先舉觴。時議謂珣恭宜傳。更官。雅薦王珣於。而雅以寵幸。超授太傅。尚左僕射。

帝欲見之。嘗夜與國寶及雅相對。帝微有酒色。令啖珣。垂至。已聞卒傳聲。國寶自知才出珣下。恣傾奪。其寵因曰。王珣當今名流。陛下不宜有酒色。見之。自可別詔召也。帝然其言。心以為忠。遂不見珣。

尤悔

王渾後妻琅邪顏氏女。王時為徐州刺史。交禮拜訖。王將答拜。觀者咸曰。王侯州將。新婦州民。恐無由答拜。王乃止。武子以其父不答拜。不成禮。恐亦夫婦不為之拜。謂為顏妾。顏氏耻之。以其門貴。終不敢離。婚

此亦非列註

劉琨善能招延。而拙於撫御。一日雖有數千人歸。其逃散而去。亦復如此。所以卒無所建。鄧粲晉紀曰。琨為并州牧。亂合盟。驅率我旅。而內不撫其民。遂至喪軍。失士。無成功。敬啟。按琨以永嘉元年為并州。于時晉陽。

私備口
口都作頭中
氣者此
可恨

空城秀益四攻而法收台士眾抗行淵勒十年之中
敗而前振不能撫御其得如此乎凶荒之日十里無
烟豈一日有數千人歸之若一日數千
人去之又安得一紀之間以討大難乎

王平子始下丞相語大將軍不可復使羌人東行平
子面似羌按王澄自為王敦所害丞
相名德豈應有斯言也

溫公初受劉司空使勸進母崔氏固駐之嶠絕裾而
去溫氏譜曰嶠父權
娶清河崔參女迄於崇貴鄉品猶不過也每爵

皆發詔嶠以母亡逼賊不得往臨葬因諱詔曰嶠以
未葬朝議又頗有異同故不
拜其令入坐議吾將折其衷

相宣武對簡文帝不甚得語廢海西後宜自申敘乃
豫撰數百語陳廢立之意既見簡文更江下數

十宣武矜愧不得一言

謝太傅於東船行小人引船或遲或速或停或待又

放船從橫撞人觸岸公初不可遣人謂公常無嗔喜

曾送兄征西葬還征西謝奕日莫雨駛小人皆醉不可處

分公乃於車中手取車柱撞馭人聲色甚厲夫以水

性沈柔入隘奔激方之人情固知迫隘之地無得保

其夷粹孟子曰湍水決之東則東
東云至性亦猶是也

簡文見田稻不識問是何草左右答是稻簡文還三

日不出云寧有賴其末而不識其本文公種菜曾子
牧羊縱不識稻

何所多悔
此言必虛

簡文生長富
貴不知稼穡
艱難此愧大
是良心初注
故之何居
二語也

此當時語
阿謝之言非
盛德語

紕漏

柯車翁在上明政。猶東信至。傳淮上大捷。語左右云。羣謝年少大破賊。因發病薨。談者以為此死賢於讓揚之荆。續晉陽秋曰。相冲本以將相異宜。才用不同。少經軍鎮。及為荆州。聞符堅自出淮。肥深以根本為慮。遣其隨身精兵三千人。赴京師。時安已遣諸軍。且欲外示間暇。因令冲軍還。冲大驚曰。謝安乃有府堂之量。不爾將略。吾量賊必破。襄阻而并力。淮肥今大敵果至。方遊談示暇。遣諸不經事。年以而言。弱。天下誰知吾其在社矣。俄聞大勳克。舉漸慨而薨。元皇初見賀司空言及吳時事。向孫皓燒鉛。蓋一賀頭是誰。司空未得言。元皇自憶曰。是賀劭。劭即循父。驕矜。劭上昏切。諫皓深恨之。親近。憚劭自正。替云。諂毀國事。被詰責。後還復職。劭中惡風口。不能言語。皓疑劭。卒無一言。遂殺之。司空泣涕曰。臣父遭遇無

感溺

道。劭巨痛深。無以仰答。明詔。礼云。創三者。日。元皇愧慙三日不出。孫秀降晉。武帝厚存寵之。太原郭氏錄曰。秀字彥。才。吳郡吳人。為下口。督。世有威恩。孫皓憚欲除之。遣將軍何定。溯江而上。辟。以捕鹿三千口。供廚。秀豫知謀。遂乘歸化。世祖喜之。以為驃騎將。軍交州牧。妻以姨妹。荆氏室家甚篤。妻嘗妒。乃罵秀為貉子。晉陽秋曰。荆氏襄陽人。祖良。秀大不平。遂不復入。荆氏大自悔責。請救於帝。時大赦。群臣咸見。既出。帝獨留秀。從容謂曰。天下曠蕩。荆夫人可得從。其例不。秀免冠而謝。遂為夫婦如初。應鎮南。作荆州。王隱晉書曰。應詹字思遠。汝南人。據曾孫也。為人弘長。有淹廣。詹之。

仇巢

嵩山房梓

以文小司徒何充嘆曰可謂入質王修載譙王子無

忌同至新亭與別坐上賓甚多不悟二人俱到有一

客道譙王丞致禍非大將軍意正是平南所為耳無

忌因奪直兵參軍刀便欲斫修載走投水舸上人接

取得免中與昏曰褚裒為江州無忌於坐拔刀斫者

詔以贖論前章既言無忌母告之而此章後三客殺

其取且王廙之害司馬丞避途其悉修齡兄弟豈容

不知法盛之言皆實錄也

王右軍素輕藍田、晚節論譽轉重右軍尤不平

藍田於會稽丁艱停山陰治喪右軍代為郡屢言出

承運日不果後詣門自通主人既哭不前而去以陵

辱之於是彼此嫌隙大構後藍田臨揚州右軍尚在

郡初得消息遣一參軍詣朝廷求分會稽為越州使

人受意失旨大為時賢所笑藍田密令從事數其郡

諸不法以先有隙令自為其宜右軍遂稱疾去郡以

憤慨致終中與昏曰義之與遂志尚不同而兩不相

周行郡境而不重詣述深以為恨喪除微拜揚州就徵

友曰王懷祖免喪正可當尚昏投老可得備射更

望會稽便自邈然述既顯授又檢校會稽郡求其得

失主者疲於課對義之耻慨遂稱疾去郡墓

前自誓不復仕朝廷以其誓苦不復徵也

世說新語舊序二首

晉人樂曠多奇情。故其言語文章。別是一色。世說可
觀已。說為晉作。及於漢魏者。其餘耳。雖典雅不如左
氏國語。馳騖不如諸國策。而清微簡遠。居然玄勝。際
舉如衛虎。江安石教兒。機鋒似沉滑。稽又冷。類入人
夢思。有味有情。燕之愈多。嚼之不見。蓋于時諸公。割
以一言半句。為終身之目。未若後來人士。俛焉下筆。
始定名價。臨川善述。更自高簡。有法反正之評。辰實
之載。豈不或有。亦當頌之。使與諸書並行也。晚後淺
俗。奈解人正不可得。嗚呼。人言江左清談遺事。錄。

一老出其游戲餘力尚足辨此百萬之敵茲亦談之
宗歟抑吾取其文而非論其人也丙戌長夏病思無
聊因手校家本精刻其長註間疏其滯義明年以授
梓迺五月既望梓成耘廬劉應登自書其端是為序
嘗攷載記所述晉人話言簡約玄澹爾雅有韻世言
江左善清談今閱新語信乎其言之也臨川撰為此
書採掇綜叙明暢不繁孝標所注能收錄諸家小史
分釋其義詰訓之賞見於高似孫緯畧余家藏宋本
是放翁校刊本謝湖躬耕之暇手披心寄自謂可觀
爰俾梓人傳之同好因歎昔人論司馬氏之作亡於

清談斯言也無乃過甚矣乎竹林之儔希慕沂樂蘭
亭之集咏歌堯風陶荆州之勤敏謝東山之恬鎮解
莊湯則輔嗣平叔擅其宗析梵言則道林法深領其
乘或嗣令而趣遠或事瑣而意奧風旨各殊人有興
託王茂弘祖士雅之流才通氣峻心翼王寧又斑
載諸冊簡是可非之者哉詩不云乎濟多士文王
以寧余以瑯琊王之渡江諸賢弘贊之力為多非強
說也夫諸晤言率遇藻裁遂為終身品目故類以標
格相高玄虛成習一時雅尚有東京厨俊之流風焉
然曠達拓落濫觴莫拯取譏世教撫卷惜之此亦諸

賢不無遺憾焉耳矣。刻成序之。嘉靖乙未歲立秋日也。吳郡袁袞撰。

世說舊跋二首

古世說三十六篇。世所傳釐為十卷。或作四十五篇。而未卷但重出。前九卷中所載。余家舊藏。蓋得之王原叔家。後得晏元獻公手自校本。盡去重復。其注亦小加剪截。最為善本。晉人雅尚清談。唐初史臣修書。率意竄定。多非舊語。尚賴此書以傳後世。然字有譌舛。語有難解。以它書證之。間有可是正處。而注亦比晏本時為增損。至於所疑。則不敢妄下雌黃。姑亦傳

疑以俟通博。紹興八年夏四月癸亥。廣川董弅題。郡中舊有南史劉賓客集版。皆廢于火。世說亦不復在。游到官始重刻之。以存故事。世說最後成。因併識於卷末。淳熙戊申重五日。新定郡守笠澤陸游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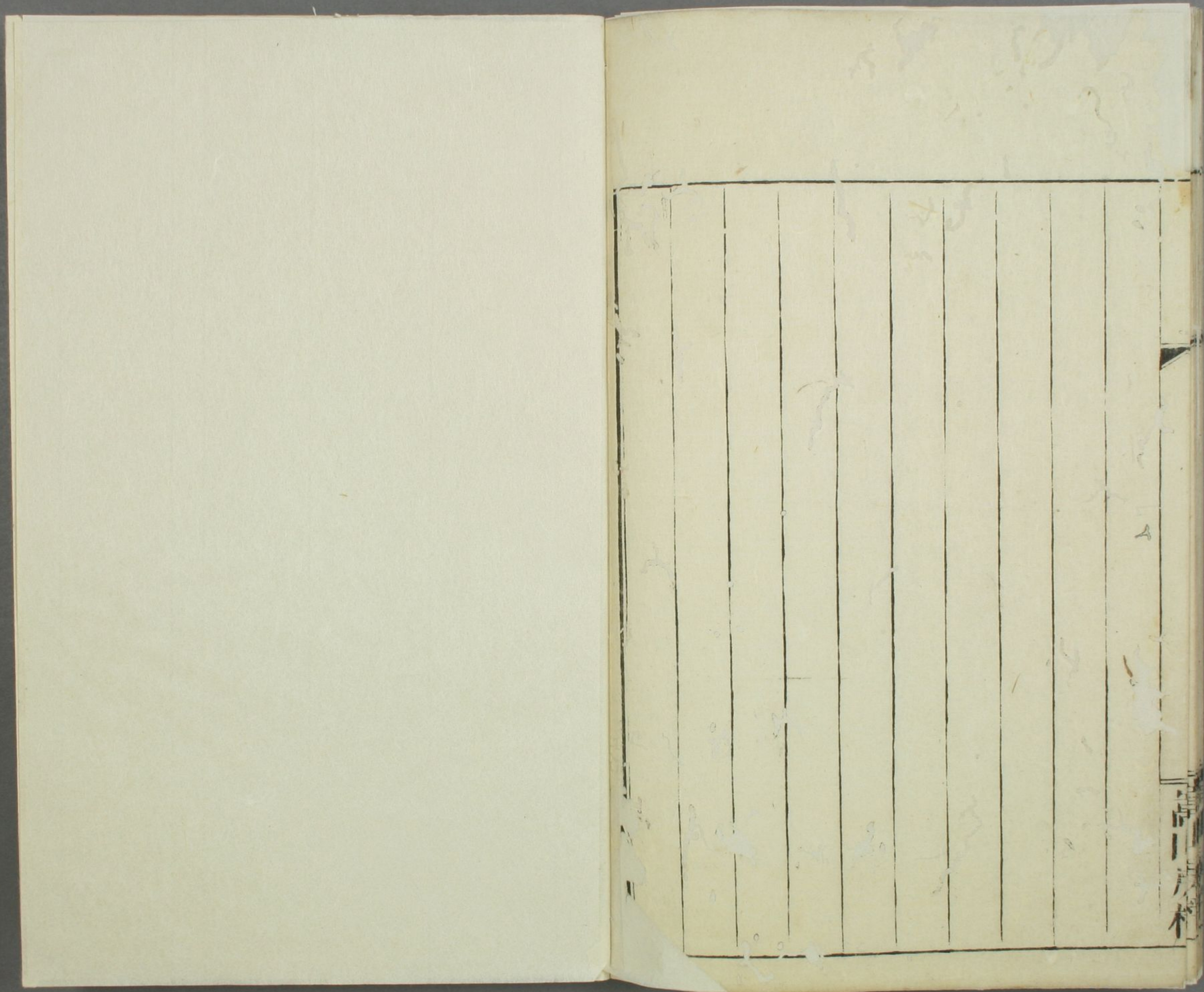
補本嘗譽

古世說容止。庾太尉在武昌。註有孫綽庾亮碑文曰。公雅好所託。常在塵垢之外。雖柔心應世。屢屈其迹。而方寸湛然。固以玄對山水。

補本考索未出
姑張再閱

高山房

高山房



高田村

